12
3764
242

D12
3764
242



今文尚書經說攷二十二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二十

多士弟八十

今文尚書十九

維三月周公初於新邑雒用告商王士

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三監畔周公誅之遷邶庸之民於雒邑紂之化猶存故俗剽疆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

案正義引鄭注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



木下史七七
1991.04
贈
91-275

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眾士以撫安之前召誥雒誥二篇言營成周遷殷民事已具今殷民初遷成周故此安撫之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於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於帝

歐陽尚書說曰秋曰旻天

案尚書釋文引馬融云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馬注蓋用歐陽說而申釋其誼也月令孟秋云天地始肅仲秋云殺氣寖盛是秋氣殺也此三月是建寅之月而舉秋時天號者以方言降喪有取於肅殺之誼故稱旻天也江聲曰案詩大小雅凡三言旻天疾威是侮旻天之誼於雨無正則云降喪饑饉召旻則云天篤降喪二詩侮旻天亦皆言降喪故馬云然明侮天號各有恉趣也喬樅謂江說是也此經下文言我周佑助天命奉天之明威致王者之罰以敕正殷命以終於上帝之事是侮旻天者有取於威罰之誼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翼殷命維天不畀允罔忸亂弼我我其敢求位維帝不畀維我下民秉為維天明畏

案僞孔傳本作敢弋殷命云弋取也釋文曰弋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正義曰鄭元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女殷之王命段玉裁曰弋翼古音同在第一部訓取者讀翼為弋也孔本作弋者因

馬王之說而改經字也喬樅謂今文尚書無可攷然馬鄭皆參用今文者而皆無異訓則今文從同可知矣

又案允罔怙亂正義本作固亂薛季宣書古文訓固作亟江聲曰案正義本乃開元時所改也據書古文訓可知僞孔本亦作亟而其傳乃云信無固治是讀亟爲固矣正義本遂改作固字非也郭忠恕汗簡心部有亟字釋爲古固云見尚書蓋忠恕惑於僞孔傳故誤仞亟爲古固字耳亟从古下心怙從心旁古實一字也依說文當作怙左氏僖十五年及宣十二年皆有毋怙亂之語怙亂猶怙惡不悛也喬樅謂今文尚書無可攷然僞孔本實不足據王氏鳳喈亦據春秋傳毋怙亂之文謂此經固當作怙今從之

我聞曰上帝引佚有夏不適佚則可維帝降假鄉於時句夏弗克庸帝大淫胥有辭維時天罔念聞厥維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案尚書釋文云馬以時字絕句淫佚又作佾馬本作胥云胥過也今文尚書無可攷而僞孔本不可從今從馬本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者天子絀之不率者天子絀之三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少絀以爵再絀少絀以地三絀而爵地畢

論衡自然篇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爲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周公曰上帝引佚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

又治增篇曰舜承堯大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尚有憂舜安能無事經曰上帝引佚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

案引佚謂引進遺佚之賢言天欲人君任賢也觀下文云命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是言湯能則天任賢爲天所命之事佚生大傳言諸侯貢士於天子有一適再適三適不貢士者有一不適再不適三不適之文是不適謂不進賢也佚則引佚之則也則猶法也據王充論衡言堯尚有憂舜安能無事堯舜之有憂卽孟子所謂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聖人之憂民如此也充又言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兩引此經上帝引佚皆言人君當則天用賢則有夏不適佚則謂夏桀弗克則天用賢致治故天降之罰革易夏命是解此經不適佚則當據佚生大傳爲說於誼始合也

說苑敬愼篇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於樂沈酗於酒此忘其身者也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維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於天矧曰其

有聽念於先王勤家誕淫厥佚罔顧於天顯民祗維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維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於罰

史記魯世家多士稱曰自湯至於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其民皆可誅○集解馬融曰紂大淫樂其佚無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

案詩文王篇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毛傳云帝乙以上也鄭箋云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不亡也與此經義同又經言四方小大邦喪史記亦言其民皆可誅攷逸周書世俘解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是皆從紂爲淫佚者故武王征之也

又案徐廣史記音義曰之從也一作敬之也今據裴駰集解引馬注云云則作敬之也義亦可通敬卽經祗字之訓詁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維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於帝維我事不貳適維爾王家我適予其曰維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予殷大戾肆不正

白虎通京師篇曰天子所都夏商曰邑周曰京師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於雒陽成文武之制作汋樂以奉天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惟命是德慶

案此經云自乃邑下文云敢求爾於天邑商是殷後稱邑之明證王鳴盛曰孟子引書臣附於大邑周康誥作新大邑於東國維時未制禮用先代禮故仍舊稱也此篇首新邑洛下文朕作大邑於茲維對商士而言如洪範囚箕子而稱祀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維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維天命元朕不敢有後毋我怨

熹平石經維天命元朕不敢有以下闕

案隸釋所載漢石經殘碑上下文缺僅此八字王鳴盛曰隸古定本作時維天命无違疑石經當是无字誤爲元而脫違字也又唐石經初刻後字下有一字漫滅諸本皆無此字蔡邕又缺後字以下不可攷矣江聲曰據文誼當爲命字篇末云時予乃或言誚令時乃有言也則後不復有言矣此文朕不敢有後文誼未足當云朕不敢有後命乃與篇末之文相應也段玉裁曰漢石經作惟天命元又無違字此今文尚書然也王氏鳳喈以爲无字誤元脫違字其說非也漢石經無不作无唐石經初刻後下有誄字後摩去字形尚隱然可見蓋依孔傳增誄字耳

後漢書楊終傳終上疏曰妄士重居謂之衆庶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

維爾知維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予維

率夷憐爾非予罪時維天命

論衡雷虛篇曰人君於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維率夷憐爾

案僞孔本作率肆矜爾與充所用今文尚書異釋文正義皆不言馬鄭王本異同則僞孔從古文尚書也率肆訓爲率循故事率夷訓爲率循常典夷與彝同夷常也常典卽故事也字異詁同憐矜古相通用故論語哀矜勿喜論衡引亦作哀憐也段玉裁曰夷肆古音同第十五部憐矜古音同第十部矜从令聲讀如鄰自誤作从今聲而古音亡矣



熹平石經□□罪時維天命

班固典引曰虎螭其師革滅天邑○蔡邕注曰天邑天子邑也○李善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

潛夫論述赦篇曰古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爲讐敵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以革命受祚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焉

王曰告爾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迺爾遐遏比事臣我宗多孫

熹平石經王曰告爾多 下闕

案隸釋所載漢石經尚書殘碑王曰下有告爾二字今僞孔傳本無之說文邑部云鄶周公所誅鄶國在魯此據古

文尚書故作鄶字括地志云兗州曲阜奄里卽奄國之地
今按非也許云在魯者謂在魯國界內非謂在曲阜也成
王政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鄭注云奄在淮夷之北
多方注云奄在淮夷旁然則其地當在魯之東南境矣詩
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蓋
霍叔罪輕不數又不數淮夷故以管蔡商奄爲四國正義
云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夷四國謂諸夏之國故
不數也江聲曰俗本尚書移爾遐逖移當作迻說文辵部
云迻遷徙也開元時改作移非其誼矣遐逖當作瑕遏爾
雅瑕遏俱訓遠也遏依誼當作猒猒順也見說文心部或
省文作孫開元本改作遏則字別矣此說言徙女於雒邑

遠女故土之惡習比近臣事我宗周庶幾適於猒順也喬
樅謂今文尚書無可攷江說甚確今從之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維不爾殺予維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
于茲雒予維四方罔攸賓亦維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猒爾
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幹止爾克敬天維畀矜爾不克敬爾
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於爾躬

嘉平石經上缺茲雒予維四方邑攸賓亦惟爾下缺

案隸釋所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段玉裁曰按漢人不
以避諱改經字一字石經雖亡而多士篇雒字兩見可以
知伏生經文作雒非以火行忌水之故擅改經文也曹丕
一詔本屬無稽學者勿爲所惑也幹唐石經以下作幹今

更正誤从木臱聲若从干則兩聲無形矣當尙書釋文云
徐本作翅
今爾維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誤有年於茲維爾小子乃興
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誨言爾攸居
熹平石經上缺有年於茲維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下缺
案隸釋所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江聲曰王曰之下蓋
有脫文也據多方篇末云王曰我不維多誥我維祇告爾
命乃更云又曰今此篇則否是有脫文矣段玉裁曰唐石
經或言二字初刻是三字摩去重刻致每行十字者成九
字矣初刻隱然可辨或言之間多一字諦視則是誨字與
孔傳敎誨之言合維誥亦有誨言二字也





桐城劉 峻
吳縣潘介祉 校

今文尚書經說攷二十三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南菁書院

周書二十一

毋佚弟凡十一節今文尚書二十

周公曰於戲君子所其毋佚先知稼嗇之艱難乃佚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嗇厥子乃不知稼嗇之艱難乃佚乃憲既延寘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史記魯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愼乎

案無逸伏生大傳作毋逸論衡引同史記作毋佚蔡邕石經作毋勑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留意亡逸之篇毋無亡古竝通儀禮士昏禮注云古毋作無則知作無者古文尚書也論語夷逸石經作夷佚漢書逸字多作佚是逸佚亦通用字逸佚勑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有不同也書正義引鄭云鳴乎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喬樅按此篇言嗚乎者凡七今文尚書皆當作於戲以石經殘碑篇末云於戲嗣王其監於茲知之餘當仿此匡謬正俗所謂古文尚書皆作烏呼今文尚書皆作於戲也段玉裁曰按魯世家云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毋逸蒙上文淫佚而言則逸字之本作佚可知也

論衡儒增篇尚書曰君子所其毋佚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弗弛文武弗爲弛而弗張文武不行一張一弛文武以爲常

案禮記雜記孔子與子貢論蜡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注云蜡之祭主先嗇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道大張弛以弓弩喻人張謂勤勞弛謂逸豫也與論衡說合

嘉平石經上缺嗇之艱難乃勑乃憲既延不則悔厥下缺

案僞孔本憲作嗛延作誕不作否與今文尚書異王鳴盛

曰噫石經作憲憲欣也毛詩板篇毋然憲憲傳云憲憲猶欣欣是也誕石經作延省文也否作不古字通也段玉裁曰按廣雅釋詁三曰婬惕嬉勑遊敖契戲也釋言曰勑豫也此正今文尚書舊說曹憲音逸與石經合豫疑當作慘集韻引作媮媮與慘同也喬樅謂慘卽惕字說文心部曰慘放也惕放也楊雄方言曰婬惕游也以勑訓豫於誼亦通詩小雅曰逸豫無期孟子曰一遊一豫玉篇曰豫怠也佚也訓誼竝同

後漢書明帝紀中元元年詔曰不知稼穡之艱難周公曰於戲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饗國七十有五年

史記魯世家曰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集解馬融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

案尚書釋文云嚴如字又魚檢反馬作儼今據史記引作嚴徐斡中論引同則知作嚴者今文尚書也作儼者古文尚也曲禮儼若思鄭注云儼矜莊貌釋文云儼本亦作嚴是嚴儼古通敬漢石經作寅古文尚書同寅者賓之淆借字說文夕部曰賓敬惕也易曰夕惕若賓是其義已尚書正義引鄭云恭在貌敬在心是鄭亦以敬釋寅字之誼也震漢石經作祗攷般庚篇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石經亦作祗案誓祗復之魯世家作振復之是震祗振三者

通也肆史記作故此以訓詁字代經文享作饗與石經文同

殷本紀吕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集解鄭元曰兩手掊之曰拱

案劉向說苑以大戊武丁時俱有桑穀武丁事見伏生大傳太戊事見史記殷紀文尚書咸乂序正義引帝王世紀亦以爲太戊事皆與史記合

嚴恭寅畏天命自亮吙民祗懼

嘉平石經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吙民祗懼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蔡邕書石經司馬遷作史記皆用今文尚書而字復有不同者史記所載據歐陽尚書本蔡邕所書據夏侯尚書本三家今文雖皆出於伏生然其先師承口相傳授後乃著之簡策師讀間有不同故文字亦不無小異也段玉裁曰度與亮音不相涉亮與量音同自量猶自度也治吙同在古音第一部祗震異部而音轉最近

鄭康成商頌詩譜曰湯受命伐桀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詔曰夙夜慄慄不敢荒寧

徐幹中論天壽篇書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怡民祇懼不敢荒甯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案徐幹生於漢末時古文尚書業已盛行學者誦習務廣涉獵不爲穿鑿家之學故引書多參用今文古文魏晉以後學者又强所不知妄改舊文是在識古能分別觀之而已

昔在此引作在昔享饗古多通用

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讙不敢荒甯密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饗國五十有五年

魯世家曰其在高宗久勞於外爲與小人作其卽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讙不敢荒甯密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集解馬融曰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元曰爲父小乙將師役於外也楣謂之梁闇謂廬也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其言久矣

殷本紀曰帝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使百官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時殷道旣衰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祖己立其廟爲高宗

案古文尚書作時舊勞于外史記無時字中論引書作實舊勞於外則是讀其在中宗句絕以時字屬下攷爾雅釋詁時實竝訓爲是故徐幹以時字訓是作實此以訓詁字

代經文史記往往如此漢人引經有此一例也詩商頌譜正義引鄭注云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于息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勞也鄭君以今文說釋古文之誼故與史記合白虎通耆龜篇云龜之爲言久也說文云龜舊也是舊與久誼通爾雅爰粵于也詩定之方中云作于楚宮作于楚室劉淵林引于字皆作爲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註于猶爲也聘禮記賄在聘于賄注于讀曰爲是其明證也古文尚書乃有作乃或三年不言下與亦爾雅釋詁文也古文尚書乃有作乃或三年不言下多其惟不言四字讀作雍密作嘉至於小大無怨無下多時或二字與史記所引今文不同史記據歐陽本然也蔡邕石經有時或二字見隸釋尚書殘碑石經蓋據夏侯尚書本

乃或諒闇

商頌詩譜曰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卽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

中論天壽篇其在高宗實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殷國至於大小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案中論載此篇文閻作陰讀作雍密作嘉疑皆後人所改何以明之中論引祖甲節能保惠庶民惠下無于字不侮

鰥寡侮上無敢字皆與史記文同與僞孔本文異知其所
載是今文尚書也中論宋以前其書未顯至宋曾鞏編校
書籍而上之中有闕篇已非全書時僞孔傳盛行故傳寫
者疑其字異依僞孔本改之耳詩譜引尚書亦與中論相
同攷正義引鄭尚書注釋諒闇爲梁闇謂倚廬也用伏生
今文說則詩譜所引必是今文尚書且三年不言之下無
其惟不言四字與史記合與中論亦合尤可爲引用今文
之證疑讙作雍密作嘉亦皆係後人所改有或古書通用
今文或多作有如下文罔或克壽論衡引作罔有克壽亦
其證也

漢書王吉傳吉戒昌邑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
春秋繁露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
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
乃或梁闇

尚書大傳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
居倚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
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
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
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
之隱乎則孝子之道備矣而近彼則孝子之道備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此

又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

案晉書二十禮志杜預等議喪服云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亮陰三年不言其傳曰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先大夫曰杜預所引書字作亮陰則古文尚書也所引傳與大傳異則古文家說也論語作諒陰集解引孔安國註與預正合今僞孔傳乃襲用古文家說禮記作諒闇鄭注以爲凶廬從大傳義也喬樅謹案禮記喪服四制篇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而高之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謂廬也詩商頌譜正義引鄭毋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是鄭注尚書及禮記皆用今文家說所云諒闇轉作梁闇者謂諒闇當轉讀作梁闇也鄭注尚書雖祖孔學而參用伏誼故解諒闇不襲安國舊說知鄭學之宏通非諸儒所及矣史記載尚書諒作亮諒亮古通皆梁之同音假借字也

淮南泰族訓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咍吟者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

然後動化天下者也

乃或諒陰

白虎通爵篇尚書曰高宗諒陰三年論語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卽位踐祚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陰三年卒孝子之道也

又四時篇尚書曰諒陰三年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

論衡儒增篇曰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尊爲天子不言而其言猶疑於增也

後漢書曹褒傳褒上疏曰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諒陰三年聽於冢宰

乃或涼陰

漢書五行志曰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又曰武丁諟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烏之妖致百年之壽○師古曰涼讀曰諒一說涼陰謂居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

案白虎通論衡引書並作諒陰漢書五行志引書又作涼陰此用三家今文之異字也段玉裁曰諒涼梁亮古四字

同音不分平仄也陰闇古二字同音在侵韻不分侵覃也
大傳釋梁闇爲居廬鄭注閻讀鶉鵪之鶉謂廬也其注禮
記尚書皆用大傳說上字讀爲梁讀爲者易其字也下字
讀如鶉讀如者釋其音也大雅涼彼武王韓詩作諒白虎
通釋禪於梁甫之義云梁信也然則同聲通用之法可見
矣

其惟不言言乃讙

禮記坊記子曰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鄭注高宗
武丁也名篇在尚書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
喜樂其政教也

檀弓篇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鄭注讙喜



說也言乃喜說則臣民望其言久矣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言乃雍正義引鄭注云其不言之時
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據書疏所引則鄭所傳古文尚
書本亦作言乃雍矣其注禮記言乃讙於坊記則云讙當
作歡於檀弓則直釋讙爲喜說與尚書注誼異者蓋三家
今文尚書皆作讙字禮記傳自夏侯始昌戴氏亦皆今學
與尚書同一師承多與今文尚書合故鄭君注禮記亦用
今文家尚書說就讙字解之與史記所傳尚書文同裴駰
史記集解所引鄭注讙喜悅也云云卽采鄭注檀弓之語
非尚書無逸篇注也鄭君於尚書兼通古文今文其注伏
生大傳皆用今文尚書訓誼蓋漢儒傳經最重師法爲之

注解者必各從其家段玉裁曰坊記以三年其惟不言言
乃讙係之高宗云據此似非翦截毋佚篇文鄭注云高宗
名篇在尚書然則亦非毋佚語高宗篇當是殷時佚尚書
喬樅謂尚書百篇有高宗之訓序以爲與高宗肜日皆祖
已訓于王所作然則坊記傳高宗云當卽高宗之訓也僞
孔傳本以其惟不言四字羼入毋佚篇中與伏生大傳史
記魯世家白虎通毛詩譜論衡中論諸書所引尚書俱不
合此不可信也

東觀漢記序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
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愼罰湯文所務也密靜
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至也肅宗兼茲四德以繼祖考臣
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辯章豈敢空言增廣以累
日月之光

案密靜天下容於小大此釋梧毋佚篇文也靜靖古相通
用段玉裁曰此與史記密靖殷國之文正合是可證今文
尚書作密古文尚書作嘉司馬子長劉珍等皆用今文尚
書原文非以密訓嘉也其辯章字亦今文尚書之一證密
之訓安也詩公劉止旅乃密毛傳云密安也說文宓字訓
安以宓爲密假借之法也

肆高宗之饗國百年

熹平石經上缺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據此是三家經文亦作

無時或怨與古文同矣然則史記魯世家或子長約舉其詞故文從省未可知也史記載高宗之饗國五十五年裴駰云尚書作五十九年至蔡邕所書石經又作百年攷漢書五行志有云高宗致百年之壽劉向杜欽兩傳亦復有此言論衡異虛及氣壽無形諸篇亦然皆與蔡邕石經合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亦各有不同蓋所傳聞異詞也史記是據歐陽本漢書則據夏侯本蔡邕所書石經疑亦用夏侯之本

漢書劉向傳向奏曰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響世所同聞也

又杜欽傳欽對曰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

論衡氣壽篇曰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二四十歲矣

又無形篇曰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

又異虛篇曰高宗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

案此皆用今文尚書也皆以高宗爲享國百年與石經同惟史記作五十五年既與今文不同又與古文不合疑下五字當作九與古文尚書同子長嘗從孔臨淮問古文尚書故此條從古文尚書作五十有九年爲享國之數而以百年爲壽數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饗國三十有三年

魯世家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爲小人於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集解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亾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王肅曰祖甲湯孫太甲也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

中論天壽篇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案僞孔傳本保惠下有于字不侮鰥寡不下有敢字今據中論引書與史記文同皆無于字敢字惟隸古定本有之疑是僞孔氏所增也

漢書韋元成傳載王舜劉歆議曰於殷太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毋佚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

案書正義引鄭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祖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爲小人其說與馬融合史記集解又引王肅說以祖甲爲湯孫太甲僞孔傳從之王鳴盛曰三宗世次歷然不紊下文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

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非太甲明矣禮祖有功宗有德考之史太甲稱太宗而未稱祖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有二帝俱稱祖甲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按紀年太甲惟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矣段玉裁曰漢石經高宗之饗國自時厥後隸釋所載殘碑緊接不隔一字洪氏云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次爲次也云計其字者謂以每行若干字計之洪於殘石得辜較每行字數也是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大異考殷本紀太甲稱太宗大戊稱中宗武丁廟爲高宗漢書王莽劉歆曰於殷太甲爲太宗倘非尚書有太宗二字司馬王劉不能肊造賈誼曰顧成之廟稱爲太宗景帝元年申屠嘉等議曰高皇帝廟宜爲太祖之廟考文皇帝廟宜爲太宗之廟實本尚書據此則今文尚書祖甲二字作太宗二字其文之次當云昔在殷王太宗其在中宗其在高宗否則今文家末由倒易其次第也今本史記同古文者蓋或淺人用古文尚書改殷本紀曰帝甲淫亂殷復衰與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殞相合太史公既依無逸篇云太甲稱太宗則其所謂殷復衰者必非古文尚書之祖甲可知也王肅用今文家說以注古文尚書而不知從今文之次則太宗爲湯孫太甲從古文之次則祖甲爲祖庚之弟帝甲各不相謀也從王肅之曲說則後文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豈先盛德後

有過之云乎故知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今文尚書
必云自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此無可疑者今文此條
實勝古文古文祖甲在高宗之後則必以帝甲當之帝甲
非賢主雖馬鄭之注亦不得不失之誣矣漢書宣帝紀贊
曰侔德殷宗周宣師古曰殷之高宗王裁按師古誤也殷
宗兼太中高言之漢人今文尚書說然也江聲亦云當从
今文祖甲在中宗上實爲太甲舊爲小人者舊之言久謂
三年於桐也如此解說則四達而无閡鄉爲集註音疏用
馬融說實未允協喬樅謂今文古文兩家各有不同之處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蓋亦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辭耳去
聖久遠不妨各存其是不必据今文以駁古文之失亦不
必据古文以正今文之非也殷本紀有帝甲淫亂殷道復
衰語此蓋本之國語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
亦推本殷衰之由上溯祖甲如周穆王征犬戎而荒服不
至國語亦以周德之衰自穆王始然尚書載穆王命司徒
作君牙申誥誡作冏命修刑辟作甫刑不害其爲令主祖
甲能以國讓自是賢王周公稱之尚書錄之蓋亦不以一
眚掩大德也古文家馬鄭之說必有所受之至於今文則
石經殘碑載於隸釋者章章可攷高宗饗國百年之下直
接自時厥後則祖甲之文自在中宗之前確然無疑也若
以太甲不稱祖爲疑則如祖乙祖辛祖丁祖庚豈必皆祖
有德之稱乎王說未免近泥矣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

熹平石經自時厥後下闕

漢書鄭崇傳崇諫哀帝曰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亾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此皆犯陰陽之害也

後漢書荀爽傳爽對策陳便宜引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惟湛樂是從

論衡語增篇曰紂爲長夜之飲糟邱酒池沈湎於酒不舍晝夜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或克壽長夜之飲糟邱酒池不舍晝夜是必病病則不甘飲食困毒而死雖未死宜羸臞矣中論夭壽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案古文尚書重言生則逸句又自時厥後四字複舉上文今據中論所引知今文不重言生則逸句也自時厥後四字據鄭崇王充荀爽所引皆作時一字此今文尚書然也古或有二字音義竝同如不或亂政史記作不有亂政乃或亮陰史記作乃有亮闇皆古文作或今文作有之證後漢書及中論作罔或疑是後人所改論衡躭字作湛此三家之異文字異而誼仍同不聞中論作不知疑涉上句而

誤此經上文云昔之人無聞知此云不知稼穡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正與上文相應也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

○師古曰周書亾逸篇失讀曰佚佚與逸同

中論天壽篇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

案中論引或三四年以上文或七八年或五六年例之則作三四年者是也漢書疑轉寫誤倒之

周公曰於戲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共懷保小人惠於矜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嘉平石經上缺功田功徽柔懿共懷保小人惠於矜下缺

尚書大傳略說曰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又曰文王施政而物皆德惠於鰥寡

漢書谷永傳永對災異事曰經曰懷保小人惠於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

班固典引曰懷保鰥寡之惠洽

案隸釋載漢石經毋勑殘碑文與漢書谷永傳同此皆今文尚書也矜鰥古相通用僞孔傳本小人作小民惠于作惠鮮與今文不同段玉裁曰惠鮮恐是惠于之誤于字與羊略相似又因下文鰥字魚傍誤增之也僞孔傳以爲加

惠鮮乏鰥寡之人非是

韋昭國語注曰書曰文王至于日昃不遑暇食

後漢書明帝紀中元二年詔曰惠於鰥寡

又黃瓊傳曰詩咏成湯之不急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

厥兆天子爵

尚書大傳毋佚傳曰厥兆天子爵

白虎通爵篇曰書毋逸篇曰厥兆天子爵系之無佚白虎通亦引書無逸

案尚書大傳厥兆天子爵系之無佚白虎通亦引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段玉裁曰攷之於經漢人以亾爲無蓋古文尚書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尚書駁異如此如心腹腎腸爲優賢揚歷爲厥亂勸勉思曰睿爲思心曰容王啓監厥亂爲民爲王開賢厥率化民也近盧召弓據白虎通釋爲尚書亾逸篇謂尚書大傳有此文蓋後人誤據竄入玉裁按盧說近是如尚書曰大社爲松東社爲柏南社爲梓西社爲栗北社爲槐亦見白虎通北史劉芳傳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引云尚書逸篇而初學記及郊特牲正義竝作尚書無逸篇正是此類但尚書大傳言書曰者皆確然可信兆天子爵者即兆基王迹之謂也謂白虎通無逸字爲後人竄入則可謂大傳爲據白虎通竄入則非顧廣圻曰經云厥亦惟我周亦與兆相似故誤作亦實當爲兆天子爵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言其起天子之爵者惟我周先世太王王季能抑畏故也

董仲舒傳曰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奔走逃亾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賢聖是以闔天大顯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亾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

風俗通皇霸篇曰禮謚號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型文王萬邦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此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其辨論至於訟閼太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寖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祗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鯀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也其攘除不軌改亳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下

所歸往也

尚書大傳略說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

案此當是釋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之誼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維正之共

文選西京賦曰盤于游畋○李善注尚書曰不敢盤于游畋

案晏子諫下篇曰昔文王不敢盤遊於田故國易而民安

于遊二字互易今據平子西京賦盤於游畋卽用今文尚

書毋逸語又漢書谷永傳及嘉平石經於下文均作毋逸

于遊田則作盤遊者非是又攷國語楚語左史倚相引周

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於小民惟政之共案

惠于小民卽上文懷保小民惠于鰥寡也惟正之共卽此

文不敢盤於遊田維正之共也倚相蓋隱栝毋佚之文耳

政正古相通用谷永傳引下文維正之共亦作正字是作

正者今文尚書作政者古文尚書也周禮凌人注曰故書

正作政是其驗已僞孔傳本惟政之共上有以庶邦三字

江聲曰維政之共謂文王敬共於政事據國語引周書云

云則不得有以庶邦三字此僞孔氏所增改也

三國志崔季珪傳諫世子丕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

後漢書郅惲傳惲上書諫帝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

人爲憂暴虎馮河未至之戒小臣所竊憂也

後漢書陳蕃傳蕃上疏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惟仲秋西

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皐

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

文王受命維中身厥饗國五十年

史記魯世家曰毋逸稱文王曰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誡成王

漢書婁敬傳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善累德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

案詩文王篇正義引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鄭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謂文王爲諸侯受天子命也今攷呂氏春秋制樂篇云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地動改行重善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韓詩外傳說亦與此同韓詩外傳是今文家說然則知鄭君此注亦用今文尚書說也

白虎通壽命篇曰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習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闕）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夭絕人命沙鹿

崩於受邑是也

案受邑疑晉邑之譌

周公曰於戲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勑于遊田維正之共毋兄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君若時人不則有愆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於酒德哉

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繼自今嗣王其淫于酒毋勑于遊田維正之共

嘉平石經以上缺酒毋勑于遊田維□□共毋兄曰今日以下缺

案隸釋所載尚書殘碑文雖有闕然與谷永所引經文正相符合此伏生今尚書原文也古文本作嗣王則其無淫



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共無皇曰今日耽樂以技谷永所引蔡邕所書今文不同攷古文苑漢鄺炎遺令書汝無逸于上無湎於酒此襲今文尚書語意也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尚書異字以萬民惟正之共此引古文尚書也兄者況之淵借字詩常棣況也永歎釋文云況或作兄樊毅華嶽碑兄乃盛德洪适云以兄爲況是其證也惠棟曰秦誓云我皇多有之公羊傳載云而況乎我多有之亦以皇爲況兄古況字管子書皆以兄爲況毛詩兄字三見毛傳並云兄滋也段玉裁曰下文則皇自敬德石經殘碑作則兄曰敬德鄭注皇暇也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注曰況滋益用敬德王蓋據今文以

改古文也此皇字鄭亦當訓暇王亦當作況訓滋益韋昭國語注云況益也韋用今文書家之訓然則毋兄曰者毋益曰云云也尚書大傳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鄭注皇猶況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又翼奉傳奉上疏曰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駿命不易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恍惕而戒萬分之一乎

論衡譴告篇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勑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

後漢書梁冀傳袁著上書曰昔舜禹相戒毋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

案諸所引無字作毋受字作紂者今文尚書然也段玉裁曰凡古文尚書受字今文皆作紂古文不言紂今文不言受師古翼奉傳注云周書亾逸之篇曰周公曰烏虖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於酒德哉與今本尚書不合喬樅謂師古每襲取漢魏人音義舊文以爲已注此注引書有周公曰烏虖蓋舊注約舉此節首尾之詞其受字作紂者所引

據今文尚書也於戲作烏虖者三家之本容有不同如漢書翟義傳王莽仿大誥文皆作烏虖亦其明證也

周公曰於戲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無或侻張爲幻

爾雅釋訓侻張誑也郭注書曰無或侻張爲幻案說文言部譸字云譸訓也从言譸聲讀若疇周書無或譸張爲幻又予部它字云它相詐惑也从反予周書曰無或譸張爲幻許兩引書皆據古文尚書也爾雅及郭注引書作侻張此今文尚書也郭蓋襲用樊李舊注之語攷尚書釋文云譸馬本作輖攷後漢書皇后紀董皇后詈何后曰汝今輖張怙汝兄楊雄國三老箴曰姦寇侏張李善云輖與侏古字通善卽據馬本尚書讀侏爲輖字詩陳風曰誰侜予美鄭箋云誰侜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是鄭以今文尚書侜張釋詩之誑然則知作侜作輖皆三家之異文馬本亦讀從今文輖字也僞孔本無上有民字或下有胥字攷許氏說文郭璞爾雅注引書竝無民胥二字是古文今文同段玉裁曰此句無胥字爲是上文三胥字皆君臣相與之詞此胥字不倫下文人乃或譸張爲幻亦無胥字蓋因僞孔傳有相字而增之也

此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至於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熹平石經口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至於下缺

案隸釋載尚書殘碑如此僞孔本作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與今文尚書異王鳴盛曰古聖字作耶俗儒不識仞爲聽字遂誤作聽汗簡耳部有耶字郭忠恕釋云聽亦作聖宋史文苑傳言忠恕嘗定古今尚書蓋忠恕見僞孔書作聽蔡石經作聖故以兩字兼釋之其實耶字从耳呈省聲卽聖之省文釋爲聽者誤也段玉裁曰聽聖字古音同部而古文尚書作聽當是聾衛賈馬鄭之本按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見廣川書跋躬聽謂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至於衡石量書也兩否則字恐皆丕則之誤上文丕則有愆康誥篇丕則敏德此處文理蒙上直下恐不似今人俗語云否則也古然否字祇作然不

周公曰於戲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女詈女則兄曰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熹平石經則兄曰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下缺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云孔本作皇自黃伯思東觀餘論引石經作則兄自敬德云兄今作皇黃與洪所見皆宋初所出石揭非有二本自當作曰爲是古文曰字作㠯與自字省文作㠯相似說文㠯部云㠯此亦自字也攷尚書正義云鄭注以皇爲暇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也是鄭從古文作皇王從今文作況詩毛傳兄訓滋也今文尚書訓詁與毛傳合當從石經作況

曰於義爲長言小人若有怨詈則滋益曰敬修其德與下文厥德曰朕之德兩曰字文氣相屬也

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

此厥不恥人乃或佾張爲幻曰小人怨女詈女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覺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案聽今文尚書作恥見隸釋此處當亦與上文同

周公曰於戲嗣王監于茲

嘉平石經公曰於戲嗣王監於茲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是今文監上無其字也

段玉裁曰此篇言烏呼者七今文尚書皆當作於戲以石經殘碑篇末於戲嗣王監于茲知之匡謬正俗所謂古文尚書皆作烏呼今文尚書皆作於戲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終

元和管禮昌
新陽汪之昌校

今文尚書經說攷二十四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二十二

君奭弟八十二

今文尚書二十一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隊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諶我亦不敢知曰其道出于不詳

熹平石經口道出于不詳

案此文見隸釋所載漢石經尚書殘碑此今文尚書也僞孔本作其終出于不祥釋文云終馬本作崇云崇充也注

疏本所采釋文作崇受也受字訓誼不合當从單行本作
充字崇充也爾疋釋詁文馬本作崇石經作道此古文今
文之不同也祥者善也誼見釋詁祥詳古通呂刑告爾祥
刑後漢書劉愷傳引作詳刑愷從丁鴻受尚書鴻從桓榮
受尚書則愷於尚書習歐陽也又鄭君周禮注亦云度作
詳刑以誥四方此皆祥詳古通之驗棐諶僞孔本作棐忱
攷漢書王莽傳引此經下文天應棐諶知此若天棐忱今
文尚書皆作諶字也

中論智行篇曰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
周公爲之作君奭然後悅
於戲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甯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
民罔尤違惟人在句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
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亾隊命弗克經歷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
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
不居攝則恐周隊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
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亾隊命說曰周公
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
不知聖人之意故不悅也

案此篇書敘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左右相成王召公不
說周公作君奭馬融注云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
配文武不宜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此古

文說也今攷漢書言成王幼少周公居攝云云引此經爲證則今文家之說蓋以此篇爲作於居攝時也何以明之漢書引經引說之後又引禮記明堂位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嬴麤未除由是言之周公始攝政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祚也此言召公不說時武王崩嬴麤未除則今文家以君奭之作在周公攝政之時而非在周公復辟之後顯然明矣今文家之言似爲近得其實彼時管蔡流言於國正值危疑之秋故雖以召公賢人猶不能知周公之意此召公不說之有由來也周公惟以繼志述事爲心欲成王業而致太平不敢稍避嫌疑恐隊天命故作此篇以自表白於君奭曰於戲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甯於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此追述召公曩時之語言君已謂輔成周道是我之責我亦不敢弗任其責而不永念天威又云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於我沖子言予小子非敢曰能有改正亦惟道揚前人光美施於我沖子而已周公以成王爲沖子自是幼少之時若在復辟之後則成王年逾二十早有成人之道豈得稱爲沖子哉尚書篇次或亦不無錯出故成王政將蒲姑二篇事本在前而編於後未可以君奭編次在雒誥多士後而遂以爲作於致政之後也

又案僞孔傳本嗣事作後嗣命不易上增天字應棐二字

作難字亾字作其皆與漢書所引今文尚書異江聲曰僞孔以惟人在屬下讀漢書引此下文我嗣事子孫云云不聯引惟人在則漢人於在字讀絕也越當爲曰聲之誤也公謂己意竊計曰我民無有愆尤違倍者惟人在故也此言己不可去之意王鳴盛曰古佚字皆作失漢書地理志云漢中淫失與巴蜀同俗杜欽傳云失欲生害主父偃傳云齊王內有淫失之行游俠傳云遂行淫失皆以失爲佚然則王莽傳作遏失與孔作遏佚同也

嗣前人共明德在今子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於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迪惟甯王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尚書釋文曰我道馬本作我迪

案僞孔本作我道此節今文雖無可證然上文言迪惟前人光此云我迪惟甯王德延自當從馬本作迪爲是也段玉裁曰共字訓奉今本尚書作恭乃衞包所改非是

後漢書丁鴻傳鴻上封事曰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則不得行其勢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假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

史記殷本紀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平定海內伊尹作咸有

德湯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成湯適長孫也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立不明不遵湯法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反善伊尹迺迎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

案史記所載皆本之今文尚書序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宮於洛之陽名相官曰尹說文人部云伊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從人從尹詩商頌長發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商王湯也此經鄭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衡平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攷尚書大傳言古者天子三公注云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然則阿衡保衡皆三公之號所謂職名者非正官名也鄭注尚書是用今文家說

殷本紀又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伊陟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河亶甲時殷復衰子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

燕召公世家曰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

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於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於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於是召公乃說○集解曰徐廣曰一無此率惟茲九字駰案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

案此亦皆本今文尚書序也鄭君注尚書於上文假於皇天釋云皇天北極大帝也於此文假於上帝釋云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案爾疋云北極謂之北辰鄭君月令注云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太微之帝正義云上帝太微之帝者春秋緯文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郊天各祭所感生神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太微之帝若迎春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夏秋冬仿此然則此云太微中其所統者是卽太微所統之五帝也何休公羊宣三年傳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何於上帝亦指感生帝言之與鄭君合皆用今文家尚書說也

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爲何衡周公爲太宰○又曰咸有聖德假於皇天

說苑尊賢篇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

論衡感類篇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

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於皇天天所宜彰也

後漢書傳毅傳迪志詩曰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武丁興商伊宗皇士

後漢書張衡傳曰咎單巫咸實守王家

三國魏志武帝紀潘勗作策命魏公曰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海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維茲維德稱用乂厥辟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

案此蓋今文尚書之文也故與古文尚書異段玉裁曰李善文選注引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今孔本經文迪作故事下有于字無作罔傳文無迪道也孚信也六字似今本與李善所據不同事使二字篆體相似喬樅謂李善時馬鄭本尚書具存善所引尚書疑是馬鄭之本其迪道也六字疑即馬鄭之注淺人少見馬鄭本尚書遂妄改爲孔安國耳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女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昔在上帝厥亂勸甯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禮記緇衣篇君奭曰昔在段玉裁云今本在昔宋本昔在疏云昔在昔之時在上天則宜从昔在

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甯王之德段玉裁云傳是樓所藏宋本禮記岳珂所謂舊監本也作厥亂勸甯王德無之字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

案禮記正義云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尚書衞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注尚書是也此周古文作割田古文作申觀古文作勸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尚書爲甯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謂今文尚書也禮記及古文尚書并今博士讀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近於義理段玉裁曰鄭謂記所引周田觀文王古文尚書作割申勸甯王其句法與漢書注古文隔爲擊古文台爲嗣正同今博士讀者謂歐陽夏侯尚書也讀猶習也謂博士所習也此於讀字逗與他注言讀爲者不同不云今文尚書而云今博士讀者漢時謂伏生本爲尚書謂孔壁本爲古文尚書無今文尚書名目也古字割害通用如堯典方割割害也大誥降割馬本作害害與周體略似此古文作割記緇衣作周之理也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異字有剏申勸甯王之德按此句見集韻非漢儒所引也

維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維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适

尚書大傳曰閎夭南宮适散宜生三子學於太公望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獻寶以免文王文王出則克耆六年伐崇則稱王○注云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

又曰文王以閎夭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爲四友

又曰周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羑里之害

後漢書史弼傳陶邱洪曰昔文王牖里閎散懷金

案詩綿正義引鄭君箋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鄭所引詩傳當是魯齊韓三家詩傳說國語稱文王咨於二虢度于閎夭謀於南宮白虎通辟雍篇引傳曰文王師呂望周公師虢叔墨子尚賢篇云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罝網之中授之政又非攻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說苑君道篇云文王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臣皆此經所言之事鄭君注又云不及呂望者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敢已自比焉段玉裁曰泰疑亦本是大字衛包改泰尚書釋文云南宮馬本作南君喬樅謂君字當是轉寫之譌

又曰亾能往來迪茲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維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維時昭文王迪見勖聞于上帝維時受有殷命哉

漢書朱雲傳曰容身保位亾能往來○師古曰君奭篇曰亾

崔瑗侍中箴曰昔在周文創德西鄰勖聞上帝賴茲四臣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蔑小也今攷逸周書祭公解曰追學于文武之蔑孔晁注云言已進學文武之微德卽此經迪茲彝教文王蔑德之謂也又尚書釋文云冒馬本作勖勉也今據崔瑗引君奭作勖聞與馬本同是知古文尚書冒字乃勖字之消借段玉裁曰古音勖與冒皆音懋而懋通作勖是以顧命冒貢馬鄭王作勖贛盤庚懋建今文尚書作勖建也冒勖字異而皆下屬爲句又攷古文苑漢樊毅修西嶽廟記天惟醇佑萬國以康疑古文尚書純佑秉德今文尚書作醇佑也江聲曰此經讀當以乃維時昭爲句文王迪見爲句冒聞于上帝爲句冒者自下達上之言

僞孔傳釋冒爲覆冒非是讀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句絕亦非據說文目部引此下文云武王惟眜不聯引昭字則下文當以惟茲四人昭爲句不得以昭武王爲誼推之此文亦當于昭字絕句不得以昭文王爲誼蓋文王之德豈待五臣而昭乎經之言止謂五臣自昭明德而已僞孔傳言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非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嗣武王咸鐲厥敵惟茲四人昭句武王維眜丕單稱德

史記周本紀武王克紂其明日除道修社散宜生太顚閎天皆執劒以衛武王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閎天封比干之墓

案是時文王五臣中虢叔未見惟有四人存故鄭君云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墨子尚賢篇亦云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宮适散宜生是五臣之中獨少虢叔知已前死矣

揚雄方言曰秦晉宋衛之閒謂殺曰劉晉之北鄙亦曰劉

案說文金部曰鎦殺也徐鍇曰說文無劉字偏傍有之此字又史傳所不見疑此卽劉字也从金从卯刀字屈曲傳寫誤作田爾段玉裁曰按楚金說是也

說文目部曰瞂低目視也从目冒聲周書曰武王惟瞂

案此瞂字之訓疑據今文尚書說也僞孔本作冒是據王肅本肅所注亦卽馬鄭古文本釋文於冒字不言馬鄭文字出今文尚書可知矣說文書稱孔氏閒亦多採今文異字也王鳴盛曰曲禮論臣視天子上於面則敖則天子視貴臣亦不宜過高定十五年左傳云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子貢譏之武王恭以禮臣乃大盡舉行其德謙尊而光也後漢書班彪傳彪上言曰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适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

案據班彪言則太顛等四人成王卽位之初尚存無恙也又翟酺傳酺上疏曰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行耳聞正言一日在

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

在今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女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

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弗聞矧曰其有能

假

三國志魏志管甯傳明帝下詔曰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

降則鳴鳥弗聞○裴松之注尚書君奭曰耆造德不降我則

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元曰耆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

有造老成有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

況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

案據裴引尚書經文及鄭注知古文尚書作鳴鳥不聞此

傳載明帝詔作弗聞蓋用今文尚書也上文假於皇天鄭

注云假謂至于天也漢書王莽傳引經正作假字此文當

亦同作假而裴引經及鄭注乃皆作格字者疑是後人依

梅賾本改之也尚書釋文云鳴鳥本或作鳴鳳者非攷釋

文引馬融注云鳴鳥謂鳳皇也是古文亦作鳴鳥與今文

同說文鳥部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鴻前麐後蛇頸

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

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昆侖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

風穴見則天下大安甯从鳥凡聲鳳飛羣鳥從者以萬數

故古鳳字象形作鬲攷國語周語云周之興也鸑鷟鳴於

岐山後漢書賈逵傳云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鸑鷟者

鸞鳳之別名也文武之時屢有鳳瑞今沖人嗣立惟賴老

成有德之人匡輔以成周道若不降志相從則恐不能致
太平而鳴鳥之聲不復聞矣卷阿之詩曰鳳皇鳴矣於彼
高岡又曰鳳皇于飛翽翽其羽藹藹王多吉士鳳皇于飛
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人毛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鄭箋
云因時鳳至故以喻焉周公作君奭以鳳至期召公其後
果致此祥故召公作詩述之以言其符瑞之應尚書中候
摘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郎攝七年
鸞鳳見然則鳳鳥之至卷阿之作蓋攝政七年事也
新序雜事篇曰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閎夭成王任周
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
功也

後漢書郎顗傳顗上書曰臣聞刻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
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德周
召爲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策命魏公曰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
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
魏志注引獻帝詔曰文武之興旦奭作輔
吳志孫策傳注引吳錄張紘曰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奭
旦之美
公曰於戲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維休亦大維艱告君乃
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女作女民極曰
女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句無疆之恤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于寬裕
蓋召公疑周公當國爲苟貪寵利故公言此以自明我不
以後嗣子孫而迷於祿位也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
相成王爲左右此經言前人悉命女又言女明勖偶王在
亶誠以召公與己同受武王顧命當協力共輔沖人也江
聲曰惟文王德丕承作一句讀孟子引書曰丕顯哉文王
謨丕承哉武王烈言武王承文王之德也今承武王大命
則當繼武王之承文王僞孔傳以丕承屬下讀非是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亶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
天威予不允維若茲誥予維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
二人天休茲至維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



人于丕時
案尚書釋文云否方久反江聲曰此否字當讀爲易否卦
之否否阨也言汝其能敬哉與我監于殷之喪亾大阨否
字別有不誼音方久反與此經音義竝異釋文又云戡音
堪釋詁勘勝也說文力部勝任也言天休之至維恐德薄
不足以任之也
於戲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
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八年策命魏公曰綏爰九域莫不
率俾○裴注云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鄭注曰率循也
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

案盧文弨據正義云周公言而歎曰補公曰二字於烏呼上顧廣圻云非也玩言而歎曰之云則知與烏呼君不同不當有公曰也

公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維用閔于天越民

案僞孔傳釋不惠爲不順江聲曰惠讀爲智慧之慧不慧謙辭也漢書昌邑王傳云清狂不惠蘇林注云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後漢書孔融傳云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是皆以惠字爲智慧漢書不惠二字卽本尙書周公嘗自謂巧能多材多藝而此云不慧故以爲謙辭言我不慧故煩于言如此多誥也

公曰於戲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王鳴盛曰詩雨無正云巧言如流箋云巧善也以事類諷切剴微之言如水流忽然而過故不逆疏云書傳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謂摩切其旁不斥言是也



漢州張祥齡
新陽汪之昌校

今文尚書經說攷二十五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二十五

多方弟八十五

今文尚書二十二

維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尚書大傳曰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三監及祿父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遂踐奄

又曰周公攝政三年踐奄

案此篇序云成王歸自奄而經云王來自奄知此時滅奄

而來歸也江聲曰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卽謂此時多士云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卽此下文所云誥爾四國多方我維大降爾命是也成王政及將蒲姑之序皆言踐奄鄭注成王政序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又注康誥云是時周公居攝四年然則成王政將蒲姑多方等篇皆當在康誥前也

孟子滕文公篇趙注曰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維爾殷侯尹民我維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維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案尚書正義引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王鳴盛曰肅注云云其意以多方作在歸政後則僞傳謂再叛再征與王肅合僞傳疑卽肅撰或皇甫謐依仿肅注爲之故其合如此然再叛一無足據其稍似足據者惟此周公曰王若曰之文蓋大誥王若曰鄭謂王卽周公王肅謂周公稱成王命今此以周公冠王之上與攝政前之大誥異與歸政後之多士同似有可疑愚謂大誥周公身在軍中故假王自重此凱旋作誥當稱王命而其辭實出周公故書法如此實不足疑也降命疑謂下令卽指作誥也未見有誅殺義僞孔必以君爲民命降爾命爲誅汝君王肅於多士已作此

解此經下文大降爾四國民命王肅又以爲苟有此罪則必誅之戒其將來亦以降命爲誅其君足徵僞傳之出於謂也

維帝降割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史記夏本紀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夏臺而囚之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勸于帝之迪釋文云迪馬本作攸云攸所也陸作釋文時馬鄭王本尚書具存而陸祇云馬本作攸則鄭王本作迪字可知矣馬鄭皆兼通古文今文之學其注古文尚書亦多有參用今文者肅好與鄭立異而此經勸于帝之迪王與鄭同是知作迪者古文尚書也作攸者今文尚書也開字薛季宣書古文訓作閞江聲曰閞古闢字書古文訓乃僞本也然則僞孔本作閞矣正義本作開乃衛包奉勅改也又柴誓序東郊不閞馬融本及唐石經初刻皆作闢匡謬正俗及書古文訓皆作門中箸爻正義本亦改作開小顏以爲傳釋云東郊不開不得經讀爲開據彼以證此則二文皆當作閞其作開者非也喬樅謂作閞者是古文尚書馬融本及唐石經初刻柴誓敘作闢此轉寫者改用時字耳其作開者乃今文尚書也僞傳

訓閱爲開此以今文釋古文如或有也肆故也之例閱與開字異而訓誼同此經兩云不克閱今文皆當作開字故僞孔傳皆以開爲訓衛包据傳作開字遂竝經文亦改閱作開雖非古文之舊而於今文尚書則偶暗合也

因狎於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維進之恭洪舒于民

困學紀聞曰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

案薛季宣書古文訓云大爲民荼毒也段玉裁曰此宋次道家古文也舒荼古字通用如史記荊荼是徵玉藻諸侯荼之類而改字立異亦無大害薛氏乃以荼毒訓之恐失之鑿矣喬樅謂古書多假荼爲舒然漢儒注釋必以讀爲讀曰別之以荼字可訓舒而不得逕讀爲舒也如攷工記弓人曰寬緩以荼鄭康成注云荼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荼讀爲舒尚書大傳曰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注云吁荼讀曰噓舒又曰桃則侯王其荼注云荼緩也是今文亦或假荼爲舒字至此經則古文尚書實作洪舒于民故釋文不載有馬鄭本異文季宣所據古文乃宋次道之本每摭拾古籍好奇立異困學紀聞誤仞爲眞古文失之不檢矣

亦維有夏民之叨墮日欽劓割夏邑天維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維天不畀純乃維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維夏之恭多士大不克保享于民乃胥維虐于民至於百爲大不克開

說文至部曰墊忿戾也从至至而復孫孫遁也周書曰有夏之民叨墊無氏字又以墊作憯與說文所引異釋文云憯敖二反說文之二反段玉裁曰尚書墊作憯天寶開改也釋文墊作憯開寶開改也按憯字惟見於大學鄭注尚書本作墊與說文所引同衞包妄謂墊爲古字憯爲今字改墊作憯開寶中又改釋文大字作憯而小字則仍其舊是以云說文之二反而不知說文無憯字也不云說文作墊則知大字本作墊矣集韻去聲六至兩云墊或作憯此正合未改釋文新定釋文爲此語之二反者卽許君所云讀若摯唐以前有說文音隱四卷有此反說也今本丑利反用唐韻也

史記龜策列傳曰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狠

繫湯夏臺殺關龍逢

漢書古今人表曰桀龍逢欲與爲善則誅于莘與爲惡則行

是爲下愚○師古曰于莘桀之勇人也

呂氏春秋當染篇曰夏辛染於羊辛岐踵戎高誘注云羊辛

岐踵戎桀之邪臣

又愼大篇曰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顫恐而患之于辛任

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

案韓非子說疑篇云桀有侯侈囚國之臣也又墨子所染

篇云夏桀染于干莘推哆又古今人表干莘推侈俱在第

八格與史記漢書呂覽所言略同卽此經所云惟夏之恭多士乃胥惟虐于民事蓋史記漢書及高誘呂覽注皆本於今文尚書說也

乃維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於戲

班固典引曰肇命民主五德初起○蔡邕注曰民主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以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于木終於水則復始也

案段玉裁曰按傳云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愼輔相無不明有德愼去刑罰據此則經文罔不之上原有成王畏相四字與酒誥篇同但釋文云輔相息亮反不釋經而釋傳何也而正義云自湯至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愼刑罰又疑今文有成王二字無畏相二字俟明者攷定之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維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乃維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維降時喪

案馬融本尚書多士篇大淫屑有辭作屑字則此篇當亦同僞孔本於多士篇作大淫佚有辭而於多方篇乃作屑

有辭屑卽屑之或體字

維聖罔念作狂維狂克念作聖

中論法象篇曰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則我

末有之也莫之則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致怨乎人患

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維聖罔念作狂維狂

克念作聖

案王鳴盛曰洪範貌之不恭厥咎狂說文引孔子說洪範

義謂聖兼包五事貌居五事之首能去其狂則進於聖故

徐鍇以威儀言之此古義也劉向新序言桀爲酒池糟隄

縱靡靡之樂微子言紂沈酗于酒敗亂厥德酒誥言紂燕

喪威儀是桀紂皆以狂亡也

三國志彭城王據傳注引鄭書曰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

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

天惟五年須夏之予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案詩周頌武篇正義引鄭多方注云夏之言暇天覬紂能

改過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僞孔本夏字作

暇與鄭尚書本異攷無逸云日中昃不暇食隸釋載成陽

靈臺碑云日稷不夏是暇字尚書三家今文有作夏者尚

書大傳曰夏之言假也楊雄方言曰秦晉之間凡物壯大

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間謂之暇是夏與假暇並通詩

大雅皇矣正義引我應云作靈臺緩優暇紂是文王之不

伐紂亦須暇之此今文尚書說也詩周頌武篇云耆定爾

功箋云武王年老乃定女之功不汲汲誅紂須暇五年是以武王爲須暇紂五年者亦今文尚書說詩思文正義云鄭注大誓引禮說曰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伐之喬梓謂禮說與今文尚書夏侯說同一師承故其誼同也江聲曰鄭云夏之言暇者蓋以暇爲假字據鄭君箋皇矣詩云天須假此二國是用此經須夏之誼謂須待之寬假其年至五年也鄭注此經又云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也伏生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則受命八年是武王卽位之年至十三年一月乃伐紂是前帀五年矣大誓說十一年武王觀兵孟津之事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皆曰受可伐矣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伐然則武王須夏紂故至十三年乃伐之其實天意須夏紂五年武王奉順之爾

天維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維爾多方罔堪顧之維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維典神天天維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維大降爾四國民命爾害不忱裕之於爾多方爾害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案匡謬正俗曰多方篇爾害弗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本尚書害字作曷段玉裁曰此篇曷字凡四見皆當由舊作害于莽依大誥多作害是今文尚書亦皆作害也又不夾介匡謬正俗作弗不弗尚書亂之多矣喬樅攷詩譜序正義引鄭多方注云顧猶視念也其意言

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中國無堪爲之惟我周能堪之大恉與詩皇矣箋同皇矣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乃眷西顧此維與宅箋云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鄭君箋詩多用今尚書說是古文今文並無異誼也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王肅以四國爲四方之國僞孔傳以四國爲管蔡商奄攻破斧詩云四國是皇毛傳以爲管蔡商奄此古義也白虎通諫諍篇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兄弟相爲隱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爲主也觀大誥及多方皆不數管蔡之惡白虎通說誠是此亦足證今文尚書說以四國爲管蔡商奄矣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害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說文支部曰畋平田也从支田周書曰畋尒田

案詩齊風無田甫田正義引多方宅爾宅田爾田爲證則尚書畋字一本有作田者此當是馬鄭古文本猶借字平猶治也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然則說文引周書作畋蓋據今文尚書矣段玉裁曰說文爾作尒引文侯之命賚尒考工記掌尒論語鏗尒皆同尚書正義云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卽此畋亦田之義亦字當爲尒之誤豈經文本作尒而衞包改爾與

我維時其教告之我維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極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甯乃維爾自速辜

漢書文三王傳廷尉賞大鴻臚由移書梁王傳相中尉曰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

案段玉裁曰此引書少至于字乃字蓋今文尚書本然罰極之各本作罰殛之釋文殛紀力反本又作極按作極者是也足利古本亦作極詩魯頌閟宮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箋云屆極也此用爾雅釋言文裴松之注魏志武帝紀引詩及箋可證下文罰極紂于商郊牧野此正承上文極也之云用多方罰極二字經典釋文屆極紀力反下同雖誤

讀極爲殛而字不誤今本注疏乃遭淺人妄改極爲殛矣

今據鄭箋以正多方

論衡譴告篇曰管蔡羣畔周公告教之至于再三王曰於戲敉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維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維克勤乃事

尚書大傳曰古者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政與今文尚書異攷公羊宣十五年傳云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

而耤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大傳說與公羊傳同愚謂公羊家亦用今文尚書此亦其一證也伯賦段氏玉裁以爲古音同在弟五魚鐸部江聲曰今女弃走臣我監五祀僞孔傳以爲臣服我監五年無過則還本土案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則作多方實在作多士之前此云臣我監者稱其往日之善以誘道之經文無許還本土之言僞孔氏妄造異說非也正義引王肅注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正與僞孔合足徵僞孔傳之出於肅矣武王克殷而立武庚命三叔監之越五年而武王崩三監之畔在周公居攝之初距立監時有八年矣惟其始五年之閒殷民未萌畔志乃爲臣服經言五祀者是本其未叛時言也

上不暱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閟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雒邑爾尚永力畋爾田天維界矜爾我有周維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說文言部曰暱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上不暱于凶德

案僞孔傳本作爾尚不忌於凶德與說文所引周書文異攷玉篇廣韻集韻引說文皆同小徐本及汲古閣所刻大徐木作爾尚不暱於凶德段玉裁曰此誤也宋麻沙本及李燾分韻本皆不誤尚上古通用僞孔尚書本作尚忌恐是皆以訓詁同音字改其本字如夏改暇之比也江聲曰

上謂在上之人若君若官長皆是凶德指謂從前之叛也
蓋殷多士縱能順從然會從武庚而叛則爲其長上者自
不能無猜忌茲言上不忌於凶德自是謂信其順從不忌
嫉其從前之叛也
又案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此誥多方在攝政
三年而云自時雒邑者蓋成周之營本爲安集所遷之殷
民多方作於克殷踐奄以後此時將遷殷民於雒故先誥
之召誥云厥既命庶殷庶殷丕作是殷民早已先集雒邑
知遷殷在封衞之前而非在營雒之後也逸周書作雒解
云二年作師旅臨衝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
北奔管叔經而死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
七國俘維九邑俘厥殷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宅於殷是皆
作雒以前三年四年事作雒解追敘其事此其確然可據
者也孔鼂逸周書注云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成周者
即雒邑是已
王曰於戲多士爾不克勤恤我命爾亦則維不克享凡民維曰
不享爾乃維佚維頗大遠王命則維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
天之罰離逖爾上王曰我不維多誥我維祇告爾命又曰時維
爾初不克敬於和則無我怨
熹平石經我則致天之下缺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上下皆闕僅存此五字耳段
玉裁曰逖當是本作遏衞包所改離遏即離勞謂分析也

三國志高柔傳柔諫曰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



桐城劉峻
新陽汪之昌校



南菁書院

今文尚書經說攷二十六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二十七

立政弟八十七

今文尚書二十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於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辟入贊衣虎賁周公曰於戲休茲知恤鮮哉

熹平石經常伯常任辟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是今文尚書準八作辟古人與隸古定本不同僞孔傳云準人平法謂士官王鳴盛曰爾雅辟法也蔡邕石經作辟豈以爾雅辟訓法故與抑

宇相似而誤與

古文苑胡廣侍中箴曰亦惟先正克愼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

又崔瑗北軍中候箴云赫赫將帥典總虎臣鷹揚旅武闞然奮震贅衣近侍常伯之人

文選班固西都賦曰虎賁贅衣閽尹闔寺陛戟百重各有專司○李善注云尚書周公曰綴衣虎賁公羊傳曰贅猶綴也風俗通十反篇曰周公將殁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

案說文攴部云敆迮也从攴白聲周書曰常敆常任此所傳周書古文尚書也王氏鳴盛以爲敆字訓迮爲迫近之義正與經左右合段玉裁云漢人多作常伯不作敆此蓋許據壁中故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作伯段說是也馬鄭皆古文本字同作伯信敆字乃壁中故書矣文選劉越石答盧諶詩注引楊雄侍中箴云光光常伯又藉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云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又胡廣侍中箴以常伯常任並舉備引籍孺閎孺鄧通石顯宏恭董賢爲戒是并常任亦爲侍中之職漢百官表侍中常侍皆加官亡員多至數十人得入禁中應劭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此皆用今文家尚書說故與僞孔傳以常伯常任爲三公六卿者誼異也古文苑載楊雄雍州牧箴云牧臣司雍敢告贅衣與班固崔瑗皆以綴衣爲贅衣

古者綴贅通用字公羊傳君若贅旒然後漢書張衡傳作君若綴旒是其證也顧命篇云綴路在阼階西周禮鄭司農注引作贅路是知作綴者古文尚書作贅者今文尚書也尚書正義引王肅云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休美也此五官美哉王嗚盛曰肅意以咸戒於王卽羣臣之言言未終周公遽承其言而進戒故言休茲云云也僞傳以拜手稽首爲周公自拜自言非贊羣臣咸戒亦周公言與王肅異今甚經文自休茲至下乂我受民雖具係周公言而其下總以予旦受人徽言則是周公授意羣臣倡率同進陳戒又若使其言本出羣臣己受之而轉述於王者蓋一人言之不如



衆人言之爲可聽故爲此以求深感動之王肅說是傳非也傳多出王肅僞或立異欲以掩其迹耳鮮當作尟說文是部云尟是少也从是少貫侍中說俗通作鮮非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繪俊尊上帝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亂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熹平石經亂謀面用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僞孔本無亂字江聲曰丕與不通下文云用僉人不訓德此云亂謀面用丕訓之誼爲大既言亂謀則不得言向用大謀面用丕訓德丕之誼爲大既言亂謀則不得言向用大順之德自當如下文所云不訓德乃始允當也訓順廣雅

文周頌烈文四方其訓之箋云天下諸侯順其所爲是訓之誼爲順也義讀爲儀此言若惑亂其謀向用不順之德居其人於位如此則三宅之官無以儀型於民矣

榮德維乃弗作往任是維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維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白虎通京師篇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春秋傳曰京者天子之居也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

熹平石經上闕于厥邑其在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上下文均闕僅存此五字



於戲其在受德敉維羞刑暴德之人同於厥邑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案說文心部云忞彊也从心文聲周書曰在受德忞讀若旻据此則古文尚書本作忞字其作敉者從今文也段玉裁曰說文引作忞此壁中故書也忞或爲敉猶斁亦作汶古音文聲昏聲敉聲同在第十三部尚書正義曰釋詁云敉强也敉卽昏也故訓爲强按此當云昏卽敉也乃合疑正義所据經文本同般庚作昏與陸德明本作敉不同爾正昏敉俱訓强而正義迂回如是者爾雅昏字乃敉字之假借故同訓强此正義發明爾雅如盤庚鄭注亦讀昏爲敉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度心灼見三有會心以敬事上帝

熹平石經 上闕 有會心以敬事 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此今文尚書也說文火部曰焯明也从火卓聲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與蔡邕書石經文異許所傳周書據古文也正義本作灼見焯灼古今文之異蓋同部假借字耳王鳴盛曰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云卓讀如卓文君之卓猶的也是卓有灼音故云从火卓聲汗簡云古文尚書作焯是也俊隸釋云蔡邕石經作會上文曰三有俊石經闕故于此言之據說文引作俊則石經非也喬樅謂據下文云文王惟克厥宅心石經作維厥度心則此三有宅心當亦作三有度心度讀如圖度之度度猶制也左傳所謂心能制義曰度是也會讀如計會之會會猶最也胡廣所謂課第長吏其有治能者爲最是也

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贅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大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孟子盡心篇趙注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

案趙注引書亦作贅衣是邠卿用今文尚書之明證盧正義本作盧書古文訓本作纑攷史記錄坰誓文曰微纑彭濮人是今文尚書坰誓篇然也則此文當亦同坰誓作纑

矣正義又引鄭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江聲曰案鄭注帝告釐沃敘云亳今河南偃師縣又案續漢書郡國志成皋爲縣名屬河南尹緱氏有轘轅關緱氏亦屬河南尹則成皋轘轅皆近亳也穀城有函谷關穀城亦屬河南尹則函谷亦近亳降蓋函聲之轉降谷卽函谷也漢書地理志云成皋故虎牢或曰制隱元年左傳云制嚴邑也則成皋險矣戰國策張儀曰塞轘轅緱氏之口則轘轅亦險要也水經穀水注云草澗水出新安縣東南流經毋邱與盛墓東又南經函谷關函西關高險陝路出塵郭然則函谷亦險矣

文王維厥度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愼維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於茲

熹平石經缺維厥度心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今文尚書也僞孔傳本維下有克字度作宅段玉裁曰凡今文尚書宅作度堯典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今文皆爲度是其證也漢書敘傳曰西土宅心劉德曰書曰惟衆宅心今按尚書無此句必今文尚書維厥度心之駁文也

亦越武王率維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茲丕丕基於戲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

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熹平石經受茲丞丞其於戲下闕

案此見隸釋漢石經尚書殘碑隸古定本茲作此其作基於戲作嗚乎茲此誼同其者基之省文基从土其聲古人文字每多省借用之於戲則古文皆作嗚乎也段玉裁曰按大誥亦有丕丕基而漢書翟方進傳王莽作大大矣以矣訓基者蓋今文尚書大誥亦作丕丕其與立政同其者語詞讀如姬故莽以語詞訓之今文尚書說也周頌夙夜其命其始也蓋古文尚書本作其與今文同後訓爲始乃加土耳段說亦通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物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

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論衡明雩篇曰德豐政得災猶至者无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政治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无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心故无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救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无妄之氣閒而至也水氣閒堯旱氣閒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閒之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酆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

案仲任引書時則物有閒之物謂災物也隸古定本作勿僞傳訓爲毋與論衡文誼並異王鳴盛曰劉達吳都賦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陁五陰陁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王充據此以說此經爲災物閒至不宜改政此必晚周學者相傳古訓當从之僞傳出魏晉人擅改古訓非也不賑不至當作不賑不去謂去非常之災異也論衡作物今文尚書也訓爲災物今文尚書說也作勿者古文尚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於戲予旦以前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於庶獄庶愼維正是乂之

熹平石經 上闕 旦以前人之微言 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東觀餘論同隸古定本以前作已受微作徵與今文尚書不同王鳴盛曰蔡邕作微者論語撰考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漢書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師古注曰精微要妙之言然則作微亦通也喬樅謂微言與君奭篇蔑德同誼蔑亦微也蔑德者精微之德微言者精微之言也

後漢書陳寵傳寵上疏曰周公作戒勿誤庶獄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度之克猶繹之茲乃俾乂

玉海藝文志攷漢儒所引尚書異字有則克度之克猶繹之案隸古定本尚書作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與藝文志攷所

載文異段玉裁曰伯厚所採未檢得所出宅度由作猶
今文尚書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德是罔顯哉厥世繼自今立政勿
以憸人其維吉士用勵相我邦家
熹平石經上闕訓德是罔顯哉厥世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東觀餘論亦引是罔顯
哉厥世隸古定本作不訓于德又哉字作在與今文尚書
不同尚書釋文云憸本又作忝攷說文心部云憸詖也憸
利于上佞人也从心僉聲又忝字云疾利口也从心从冊
憸忝俱音息廉切二字誼同音同又言部云譣問也从言
僉聲周書曰勿以譣人許君於譣下引周書勿以譣人爲
證則知上文罔有立政用憸人亦同作譣字許所據蓋壁
中古文尚書也何以驗之尚書釋文引馬融云憸人憸利
人也馬以憸人訓爲憸利人與說文憸字誼同是知譣問
之譣非此經本誼乃壁中古文假譣爲憸字故馬融讀從
今文也然則作憸作忝蓋皆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異文
矣又僞孔本作其勿以憸人據說文所引則勿上無其字
也
說文力部曰勤勉力也从力堇聲周書曰用勤相我邦家讀
若薑
案小徐本說文作讀與厲同玉篇勤字下亦引書勤相我
邦家與說文同僞孔本邦作國茲從說文所引

用勖相我國家

三國志孫權傳魏文帝策命權曰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勖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

案勖字亦訓勉疑此策命卽用尚書立政語勸此作勖當是三家尚書之異文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於戲繼自今後王立政其維克用常人

尚書大傳雒誥篇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

案伏生大傳此二語疑卽引用立政篇耿光作鮮光與蔡邕書石經合覲作勤烈作訓疑是今文尚書本如是也

熹平石經上闕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東觀餘論亦引文王之鮮光耿作鮮蓋三家經文同攷說文耳部云耿耳箸頰也从耳炯省聲杜林說耿光也從光聖省聲凡字皆左形右聲杜說非也案後漢書杜林傳言林於西州得黍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志之林說耿光之訓必本古文尚書說然耿之訓光非其本誼當卽頻字之假借釋詁頻光也頻耿音同耿從炯省聲炯光也故古文卽假借耿字用之許君不從杜林說者謂耿當从炯省聲非从光聖省聲也今文作鮮光鮮之訓爲明此言鮮光猶雒誥之言明光也詩出

車旂旛央央央央毛傳云央央鮮明也大明檀車煌煌鄭箋云兵車鮮明漢書辛慶忌傳云慶忌性好輿馬號爲鮮明是鮮本有明誼又匏葉箋云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白亦與明義近竊謂古文尚書以耿光二字聯文耿亦當訓明王逸楚詞注云耿明也光也是耿有明義與今文尚書字異誼同江聲曰方當爲旁旁薄也段玉裁曰齊語以方行於天下韋昭注云方當作橫橫也玉裁按橫讀古曠切充也

三國志高柔傳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溫縣故國己姓蘇忿生所封

案左傳成公十一年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忿生爲武王司寇封國於蘇其地卽溫邑也

隱公十一年左傳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等十二邑杜預注云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溫今河內溫縣是忿生於武王時爲司寇此時未久容或尚在朝列後漢書云律謝皋蘇注以蘇爲忿生然則蘇公蓋長於刑法者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終



歸安陳兆熊
新陽汪之昌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十　南菁書院

今文尚書經說攷二十七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三十一

顧命弟九十一

今文尚書二十四

維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

漢書律厤志曰三統云成王卽位三十年四月庚戌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維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

案此今文尚書也三統云者劉歆說也尚書正義引鄭云二十八年詩烈文正義引鄭顧命注云成王二十八年居攝六年爲年端王鳴盛曰詩疏引鄭注割裂不全當續其

下至此三十年文義乃備也知者鄭於康王之誥注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至此積三十年居攝終於七年加二十八年故三十年也鄭具言此者鄭注金縢據大傳大戴禮記武王崩成王年十歲三年喪畢年十三將踐祚稱己小求攝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年十五卽居攝元年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明年成王卽政年二十二卽政二十八年崩年四十九也伏生大傳云居攝五年營雒邑作召誥七年致政作雒誥歲乃幷爲一年事據其年月日以推鄭既分爲兩年又以召誥二月讀爲一月二月則所推自與歲不合然歲既有此說想當時相傳成王年數自有兩說一二十八年一三十年故鄭具言此明三十年連制禮樂之年數也制禮樂朝諸侯於明堂是爲太平故有從致太平之年數起一說也史記三代但爲世表無年表其言云孔子序尚書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疑則傳疑蓋其愼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鄭所據蓋亦諜記之類今不可攷矣江聲曰僞孔本作王不釋釋文云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聲謂釋當讀爲庶幾說繹之繹不繹猶不豫何休公羊桓十六年傳注云天子有疾曰不豫則言不繹而疾意自見矣喬樅謂今文尚書不豫上多有疾二字古文尚書無之馬據今文以

解古文故以不釋爲疾不解也

甲子王乃洮沫水相被冕服凭玉几

漢書律厤志顧命曰甲子王乃洮沫水作顧命

說文水部云沫洒面也从水未聲重文浽云古文沫从頁

又几部云凭依几也从任几周書曰任玉几讀若馮

案隸古定本尚書沫作浽凭作憑釋文云馬曰洮洮髮也浽浽面也馬訓浽面與說文合許云古文作浽則作沫者是尚書之今文矣凭讀若馮馮與凭同聲故讀如之段玉裁曰吳志注虞翻別傳翻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四成王疾困覺几洮浽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此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案此爲濯之上蓋有脫文當云洮讀爲濯易其字故下文云此字虛更作濯鄭蓋以洮字不可解馬季長雖以洮髮訓之非由故訓故更爲濯字解爲浣衣雖於事或乖而於字義必求是翻乃云天子浽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洮浽自是二事浣衣自釋濯耳非統浽在內也洮讀爲濯者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爲濯爾雅郭本珧眾家本皆作濯是其例也兆聲翟聲同在第二部浽說文小篆作沫古文作浽从水廾頁會意兩手匊水洒面也今說文作浽乃是誤字尚書音義文選報任少卿書注所引不誤凭是正字凡作馮者皆同音假借字今本作憑此衞包改也

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太保芮伯

畢公等被冕服馮玉几

案據仲師注所引顧命是今文尚書凭有作馮者此三家之異文也

中論法象篇曰顛沛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夫以崩亡之候猶不忘敬況於遊晏乎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相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元冕江聲云禮視朝則皮弁服此時顧命以傳重大事比視朝加一等故服元冕然則服元冕者亦加敬事之意徐幹中論正說此經之誼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熹平石經乃缺召太保下缺



師伯　師氏龍臣

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芮伯師伯毛公師氏龍臣○師古曰師伯尚書作彤伯龍臣尚書作武臣

案此今文尚書也段玉裁曰唐人諱虎爲武武臣卽虎臣也班氏以師氏龍臣爲人名孔傳則以師氏虎臣爲官其說亦異師古用孔傳以虎注龍誤矣

論衡氣壽篇曰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爲大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傳稱邵公百八十

王曰於戲疾大漸維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女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祚則日儷其精重光以見吉祥

漢書倪寬傳寬奉觴上壽詞云癸亥宗祀日宣重光○李奇注云太平之世日褒重光謂日有重日也

案重光專就日言是尚書經師之說兒寬治歐陽尚書故其說與五行傳同又孝經說云德及于天斗極日月光依孝經說是由王者之德所致故以歸美文武尚書釋文引馬云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馬亦用今文家說重光得兼日月星言者月星與日晝夜代明故當兼言之也伏生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於一人晉崔豹古今注音樂篇云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重光二曰重輪三星重輝四海重潤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爾是喻帝德光明皆兼日月星也漢書律麻志云滔于陵渠復覆太初厤朏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孟康注云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連珠也皆與馬融說同書君奭篇曰天休滋至然則文武盛時蓋有此瑞矣文選鍾上季檄蜀文曰奕世重光李善注云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又陸士衡皇太子宴元圃詩曰體輝重光李善注云尚書曰昔先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李善兩引尚書一作昔先君

一作昔我君今正義本但作昔君豈李所據本與正義本別歟

班固典引曰宣二祖之重光殷就大命

眞麗陳敎則肆肆不違用克通殷就大命在下缺

熹平石經上缺通殷就大命在下缺

案此漢石經尚書殘碑字見隸釋及東觀餘論隸古定本作達殷集大命與今文尚書異段玉裁曰古文達字今文皆作通如禹貢達于河達于沛達于淮泗史記皆作通是也集就古通用如毛詩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是也皆雙聲字古音達讀如撻在夏后之詷敬御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說文言部曰詷共也从言同聲周書曰在夏后之詷又彳部曰逾越進也从辵俞聲周書曰無敢昏逾

案僞孔本作在後之侗尚書釋文云侗馬本作詷云共也段玉裁曰說文引周書侗作詷與馬本合後作后者古字通用徐鼎臣李仁甫本皆作在夏后之詷誤衍夏字不可通徐楚金本作在后之詷無夏字玉海藝文志攷引在夏后之詷此用徐鼎臣誤本也黃公紹韵會引在后之詷用小徐本亦無夏字喬樅謂說文引周書疑是據今文故作在夏后之詷江聲云禮記祭統設同几鄭注云同之言詷訓同爲詷亦取共誼也在夏后之詷者謂在中夏爲諸侯之共主也僞孔本作後非是

淮南主術訓曰文王周觀得失遍覽是非堯舜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於是略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

案據淮南子云則此篇所謂嗣守文武大訓者卽文武所著於明堂之訓也下文大訓在東序亦卽此文武之大訓可知矣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於艱難柔遠能爾安勸大小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勖贛於非幾

隸釋費鳳碑云不悟奄忽○又云終則不悟

案弗不古者通用據費鳳碑作不悟卽本顧命篇語疑今文尙書是作不興不悟興起也不興不悟言必死也又僞孔本尙書冒貢於非幾釋文云馬鄭王作勖貢如字馬鄭王作勖貢如字馬鄭王本三者皆同是知今文古文並無殊異僞孔本非是江聲曰說文力部云勖勉也从力冒聲是勖以勉爲誼以冒爲聲勉誼不可以施於此文而古字或假借謂依聲託事也禮記緇衣引君牙作君雅鄭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雅从牙得聲而遂借爲冒易繫辭云冒天下之道虞翻注云冒觸也爾無以釗勖贛于非幾者謂女

毋以釗觸陷于不善也王鳴盛曰說文贛从贛省聲讀若坎坎義爲陷故贛訓陷也凡人爲惡或進而冒觸或退而墜陷故兼言貶贛也段玉裁曰釋文云馬鄭王作贛音勅用反此謂鄭王本字作贛而讀爲贛也說文心部曰贛愚也漢書高帝紀曰王陵少贛汲黯傳曰甚矣汲黯之贛也集韵去聲三用曰贛亦省作贛丑用切此本尚書音義也聲類韵集丑巷切與丑用雙聲釋文又云馬云陷也此謂馬本字亦作贛而其說又與鄭王不同贛從貝贛省聲贛贛舞我卽小雅之坎坎鼓我舞系字苦感切說文引詩贛贛舞我卽小雅之坎坎鼓我舞系字誤師古注漢書曰贛古音下紺反是與陷音同馬讀爲坎訓爲陷本說卦傳公羊莊二十四傳贛諫讀如坎卽白虎通之陷諫贛陷也此與顧命馬注相發明喬樅謂魏志王肅傳言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此經貶贛肅讀獨與鄭同者蓋鄭本用古文故肅從之馬訓贛爲陷與公羊傳及白虎通合蓋從今文尚書說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潘眕作策命魏公曰宏濟于艱難茲卽受命還出贅衣於庭

熹平石經 上缺 非幾茲卽 下缺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字如此隸古定本作茲既受命還與今文字異贅衣隸古定本作綴衣今據立政篇綴衣今文尚書作贅衣則此經當亦同作贅字也

越翌日乙丑成王崩

漢書律厤志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
白虎通崩薨篇書曰成王崩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崩壞也黎庶隕涕海內悲涼
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釋文云馬本作成王崩云安民
案僞孔本尚書但作王崩釋文云馬本作成王崩云安民
立政曰成又劉恕通鑑外紀引王肅注曰成王二十八年
崩則王本亦有成字與馬本同是古文今文皆作成王崩
也攷周官司几筵及天府注鄭君采鄭司農注兩引顧命
文一有成字一無成字仲師所引皆今文尚書不當舛異
其無成字者段氏懋堂以爲或後人依僞孔本刪之王鳳
喈孫詒穀皆云天府注有成字或其所見者善本歟

釋名釋喪制曰人死氣絕曰死死漸也就消漸也士曰不祿
不復食祿也大夫曰卒言卒竟也諸侯曰薨薨壞之聲也天
子曰崩崩壞之形也崩硼聲也
太保命中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迎子
釗於南門之外
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中桓南宮毛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仲桓南宮毛仲中毛毫古皆通用字
白虎通爵篇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不可一日無君也
故尚書曰玉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
也以尚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逆子釗逆迎古者通用周禮巾車注

云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同作逆字禹貢逆河馬班
皆作迎河金縢篇曰小子其新逆鄭注云更自新迎說文
延部曰逆迎也从辵并聲關東曰逆關西曰迎是也
延入翌室恤度宗
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曰正位度宗○章懷注云尚書曰延八
翌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
案翌室正義本尚書作翼室此與上文翌日今本作翼日
皆僞包所改也段玉裁曰僞傳訓翌爲明疏引釋言翌明
也則其字必本作翌翌室卽明堂也明堂卽路寢也僞包
妄改爲翼非是後漢書章懷注引尚書云云此本蔡邕典
引注也蓋蔡氏引尚書延入翌室卽度宗而申之曰度居
也宗尊也今本文選注脫去引尚書語章懷自襲蔡注耳
凡古文尚書宅字今文尚書皆作度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玆設黼衣黻衣
周禮天府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
冊度
熹平石經黼衣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字如此段玉裁曰此今文尚
書也詩公劉既登乃依鄭箋云依或展字見釋文然則古
字多通用但未知今文家作何說喬樅謂依或展字則此
黼衣乃黼依之省借黼依卽黼扆也如周禮司几筵凶事
仍几注云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引顧

命仍几爲證是其省借之例也

牖閒南鄉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鄉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鄉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鄉敷重篾席元紛純漆仍几

周禮司几筵凶事仍几注云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爾雅曰饗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牖閒南鄉西序東鄉東序西鄉皆仍几

案據鄭仲師說則讀乃爲仍是讀從顧命之仍几此所引今文尚書也說文竹部云蔑火不明也从竹从火竹亦聲

周書曰布重蔑席織蒻席也讀與蔑同尚書正義引鄭云篾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攷篾乃俗字鄭本實作蔑蔑猶微也蔑微之訓與說文蔑火不明義近許據壁中古文故字作蔑鄭從伏生今文故字作蔑許君讀蔑與蔑同是從今文以正古文之假借也布敷古今文則皆作敷僞孔本亦作敷此改從今文尚書也釋文引馬云篾織蒻正義引王肅注云織蒻莘席蓋蒲席也皆訓蔑爲織織亦微也說文云蔑席織蒻席織當亦織字之譌說文艸部云蒻蒲子可以爲平席也段玉裁云蒲子猶蒲之稱嫩者或改爲蒲本非也世謂蒲平劉熙釋名云蒲平以蒲爲之其體平也此所謂蒲與左傳言董澤之蒲同蒲可以爲箭幹亦竹之類故鄭以析竹次青言之下文底席正義引鄭云底致也蔑織致席也謂底席視蔑席

而又加織致者玉篇蔑字下引書云敷重蔑席孔安國曰蔑蒻苹也本作底按作底者是底席與蔑席豐席一例皆言席精麤之別加艸作蔑乃俗字耳釋文引馬融云底青蒲也正義引王肅注同攷漢書史丹傳云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注以爲青緣蒲席是知書言綴純蓋謂綴以青純也豐席畫純正義引鄭云豐席刮漱竹席段玉裁云今本作字誤漱治也刮漱謂刮治使色澤姅容可觀故曰豐席也畫純似雲氣畫之爲緣又引王肅注云豐席莞攷詩下莞上簟鄭箋云莞小蒲也又攷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禮記深衣有純以青純以繢之別然則席之綴純亦卽青純畫純亦卽繢純矣筍席正義引鄭云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元紛純以

元組爲之緣釋文引馬云筍簨簨攷說文竹部云簨竹箬也箬字云楚謂竹皮曰箬是馬亦與鄭合據此知今文古文並無異解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注曰鄭司農云書顧命曰越七日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

案賈疏引鄭顧命注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河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鼓大鼓也允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今攷說文宀部云寀藏也釆古文保周書曰陳寀赤刀許君所稱古文尚書也書正義引鄭注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與周禮注鄭司農所引顧命文均不作寀字則是仲師及康成皆從今文也說文玉部云璽無閟之珣玗琪周書所謂夷玉鄭說與許君合墨子非攻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沈約宋書符瑞志云周公旦攝政七年與成王觀於河沈璧禮畢榮光出河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周公援筆寫之然則此云河圖兼有周家及前代之錄圖故鄭廣指帝王聖者所受也文選典引李善載蔡邕注引尚書曰顓頊河圖雒書在東序江聲據之以所引爲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喬樅謂江說非也蔡所引尚書當是尚書說古帝王受河圖者非獨顓頊前有伏羲受河圖見漢書五行志後有堯受河圖元龜負書止壇舜受河圖黃龍負卷出水見尚書中候握河紀禹受河圖見傅物志引尸子是蔡邕特約舉尚書之說所引文句或更

有脫佚不得以爲卽今文尙書也觀鄭司農天府注引顧命陳寶云云與馬鄭本同則知今文尙書經無顓頊雒書等字也

班固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蔡邕注曰東序牆也尙書曰顓頊河圖雒書在東序流演也河圖二字舊脫雒今增之書皆存亡之事尙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

案文選褚淵碑文曰餐東野之秘寶李善注云雒書天准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杼天球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然野當爲杼古序字也段玉裁云尙書大傳天子賁庸諸侯疏杼鄭注杼亦牆也是杼爲序之假借今文尙書蓋如此大傳屬今文漢時緯書亦皆用今文也喬樅謂據尙書緯引顧命文作天球河圖在東杼益足證今文與古文並同段氏知緯書皆用今文而猶以蔡引尙書顓頊雒書等字卽古文尙書大玉夷玉天球等之駁文何其明於彼而獨暗於此邪伏生壁藏之尙書經秦亂後雖亡失其什七八然二十九篇書固完好以教於齊魯之閒其後孔壁中古文旣出子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兒寬嘗從孔安國受業三家尙書之學皆出於寬閒有文字小異訓詁稍別者要亦經師相承各守舊說鮮失之固而不肯輕變家法蔡邕當熹平時嫉俗儒穿鑿疑誤後學故與楊賜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邕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

儒晚學咸取正焉段氏乃執李善所引蔡邕注語謂邕據今文尚書刻石經其不可信者多矣未免失之苛矣

大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

周禮典路注鄭司農說以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殯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

案賈疏引鄭顧命云大路玉路贅路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尚書正義引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路兵事非常



故不陳之又引鄭元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路是象路也象今注疏本誤作金非是不陳金路金今注疏本誤作象非是木路革路者主於朝祀而已據此是馬融王肅以贅路爲金路以次路爲木路與鄭說異馬用古文說則鄭注爲今文說可知矣鄭司農典路注既引書顧命云云卽言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屬車卽所謂貳車者續漢書輿服志云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漢因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屬車四十六乘周制大路貳車十二乘先路當同據鄭司農說是今文尚書家說以贅路次路皆爲大路先路之貳車非金路木路之謂也

二人爵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四人騏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
一人冕執劉立於東堂一人冕執戕立於西堂一人冕執戕立
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於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案尚書綦弁正義曰王肅云綦赤黑色釋文曰綦音其馬本作騏云青黑色攷詩曹風正義引顧命云四人騏弁鄭注云青黑曰騏是鄭本尚書亦同馬作騏弁此從今文也王肅本作綦是從古文尚書肅好與鄭立異馬鄭說有不同者王必從馬而違鄭此經馬鄭皆從今文作騏故王肅獨從古文作綦也詩正義又云鄭於曹風箋謂騏當作璂以玉爲之於書顧命不破騏字爲玉綦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騏弁之下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於四人騏弁之上云二人爵弁則是士也云騏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不言士之皮弁則士皮弁無綦飾故知顧命之騏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綦玉之皮弁矣喬樅謂馬鄭皆以騏弁爲青黑色王肅獨云綦赤黑色按赤黑乃爵弁之色若騏弁亦作赤黑色則與爵弁何別王說非是爵弁僞孔本作雀弁據詩正義引顧命作爵弁是依鄭君本今從之

說文戈部曰戕殘周書侍臣執戕立於東垂兵也从戈癸聲又金部曰銳侍臣所執兵从金兌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兌

案今本說文銳字作鈗王鳴盛曰楊雄傳長楊賦有云兗

鋭癡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臣愊按字書無兗字今俗以爲兗州字兗州本作沇此兗鋭合作鋭鋭漢書相承誤爲兗字如淳乃云兗括也師古依孟康爲箭括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鋭小矛同可傷夷人乎攷宋本漢書附此段於雄傳末臣愊者宋祁謂是張愊江南人歸宋者說文鋭字與鋭字相次則愊說是也段玉裁曰愊云說文鋭字與鋭字相次又按今文尚書一人冕執鋭孔安國曰鋭矛屬也疑舊是作鋭後傳寫作鋭耳說文鋭芒也亦與矛不類以玉裁攷之玉篇無鋭字有鋭字與鋑鋭鏦鋑以類相從注云徒會切矛也又弋稅切案又弋稅切四字必係强所增而徒會切五字乃顧氏野王原文是野王所據尚書作一人冕執鋭也廣韵十七



準無鋭字十四泰鋭杜外切矛也又弋稅切集韵十四太鋭徒外切矛屬毛氏禮部韵略黃氏韵會九泰鋭徒外切矛屬皆與玉篇合然則作鋭而讀如兗自六朝已然野王法言皆無鋭字陸氏釋文鋭以稅反不言說文作鋭讀若允亦疑德明時說文未必有鋭字廣雅釋器說矛有鋑鏦鋋鉾卽鉈而無鋭似魏時說文亦無鋭字又在玉篇之前矣說文鋭字當依尚書作鋭音徒外切毛居正六經正誤曰鋭矛屬許氏說文音兗廣韵徒外切今音以稅反是鋭利之鋭非兵器也當從說文廣韵音毛氏語甚分明必見說文善本作鋭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兗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鋭讀若兗也而讀若兗之下或當有一曰芒也四字後人以

徒會以稅分別其音又銳譌爲銳遂移徙分置耳段說是也今從之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玠圭上宗奉銅瑁由阼階隮

白虎通爵篇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也以尚書言迎王也王者旣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　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也一人奉一人奉壜同酒栢三國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翻別傳奏鄭尚書違失事云顧命執瑁古冃字似同從誤作同旣不覺定復訓爲栢謂酒栢甚違不知蓋闕之義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栢誤莫大焉馬融訓注亦以爲同大同天下今經益金作銅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墨雖皆不得猶愈於元今按虞翻說非是王鳴盛曰推鄭意同蓋圭瓚可盛酒者故鄭以爲酒栢下文太保以異同秉璋以酷則彼同是璋璋瓚矣半圭曰璋璋瓚亞於圭瓚禮

記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是其差也大保以醋之同既是璋瓚則此同王將受以祭者自是圭瓚也假如翻說則下文乃受同瑁作乃受瑁猶可通也而下文用以祭用以醋用以齊者是何物乎豈皆當作瑁乎斯大謬不然矣江聲曰古瑁字作玥見說文玉部曰則別是一字說文別有曰部以曰爲古瑁字非也此奉同者與承圭奉瑁者俱升自阼階明非尋常之酒器圭瓚則宗廟之中酌鬱鬯以祼先王是祭器之重者固當奉以俱傳也二說申明鄭義足以折翻之駁難矣喬樅謂訓同爲酒器亦是今文家說何以驗之翻稱馬融訓注以同爲大同天下馬用古文尚書說故不從今文家之訓又翻所言今經益

金就作銅字與白虎通稱尚書乃受銅瑁吉晃服受銅稱王釋晃藏銅反喪服正合然則作同訓爲酒器者蓋歐陽尚書所傳伏生之本也益金作銅者大夏侯尚書之本也白虎通多用大夏侯說其以銅字訓爲天子副璽者當是小夏侯之說此三家尚書之文誼異別者也

白虎通緯晃篇尚書曰王麻晃

說文玉部曰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玠圭

案此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作介乃玠字之省借許引周書曰稱奉玠圭段氏玉裁以爲卽引大保承玠圭句又誤涉下文賓稱奉圭而合之也喬樅謂據說文知今文尚書介字當从玉作玠近刻說文玠下引書但作介字非是

又案白虎通引尚書乃受銅瑁又言吉冕受銅又言釋冕藏銅則所據三家今文實有同字益金作銅者攷漢書律麻志言六律六呂本黃帝使泠綸取竹之解谷制十二筒此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追後其法皆用銅云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取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故周禮以典同名官當亦取律呂之義此王所受同許鄭均改爲曾名自是圭瓚之器用銅爲之者故三家今文字或作銅也攷工記言大璋中璋邊璋之制皆黃金勺青金外杜子春云勺謂酒尊勺也鄭康成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三璋之勺皆以黃



金爲之則圭瓚亦以黃金爲勺可知也飲器以梓爲質飾以金玉此鬯瓚爲傳重之器觀白虎通言既事藏之則非祭祀常用之瓚當必用銅爲之取其永遠世守之意觀商周彝器皆以銅爲之金飾其外大可概見矣易震卦不喪匕鬯象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在易帝出乎震震長子也主器者莫若長子故於震以不喪匕鬯言之此銅瑁所以爲傳重之器也馬融訓此經同字以大同天下言之即漢書所云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之義古文與今文說亦相通惟虞翻云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爲天子副璽者義獨別異此小夏侯尚書之說也夏侯建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吕

次章句具文飾說夏侯勝嘗非之案禮記月令曰固封璽
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
與之蔡邕曰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
者尊卑共之月令左傳所云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
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
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蔡邕亦
習小夏侯尚書者今文家以同字作銅遂以銅訓爲天子
之副璽蓋據秦制天子玉璽其副璽當用金故爲此說然
以璽爲傳重之器秦漢以前無此說未可據以解此經之
銅瑁不如許鄭之訓於義爲長
白虎通紼冕篇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



又曰殷冔夏收而祭此三代之冠也十一月之時冕仰黃泉
之下萬物被施前冕而後仰故謂之冕謂之冔者十二月之
時施氣受化詡張而後得牙故謂之詡謂之收者十三月之
時氣收本舉生萬物而達出之故謂之收冕仰不同故前後
乖也詡張故萌大時物亦牙萌大也收而達故前蔥大者在
後時物亦前蔥也綌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
也卽不忘本不用皮皮乃大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
冕禮也尚書曰王麻冕黼冕所以前後邃延者何示進賢退不
能也垂旒者示不視邪纊塞耳示不聽讒也故水清無魚人
察無徒明不極知下

案尚書大傳載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周公曰古之

以有冒皮而句領者注云古人謂三皇時以冒覆頭是冒
皮乃大古未有禮文之服也大傳又言黃帝始制冠冕垂
衣裳則以麻爲冕蓋始自黃帝史記言帝堯純衣黃收索
隱云收冕名其色黃故曰黃收象古質素也據此知唐虞
冠冕同名爲收夏后氏卽沿唐虞之制也

蔡邕獨斷曰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十升縿
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之
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
皆有收以持笄詩曰玄袞赤舄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古皆
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冕冠垂旒周禮
天子冕前後垂延朱綠藻十有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三



公九諸侯皆七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凭玉几導揚末命命女
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對揚文武之光訓

漢書敘傳曰末命導揚

案凭字說已見前臨君周邦文選責躬詩李善注引作君
臨周邦竊以爲作君臨者是也今本尚書或傳寫者誤倒
之對揚古文作答揚段玉裁曰凡古文尚書答字今文皆
作對如雒誥奉答天命尚書大傳作奉對是也此下文王
再拜興答曰白虎通爵篇亦引作對

王再拜興對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
受銅琱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眇眇小子屬當聖業
白虎通爵篇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
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
也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
據鄭注明以同瑁爲二物虞翻乃謂同是冃之誤字其亦
不思而已矣段玉裁曰鄭君訓同爲棓則上宗奉同王受
同三宿三祭三祼大保受同及以下同字皆如貫珠倘如
仲翔改作上宗奉冃瑁乃受冃瑁則三宿三祭三祼者果
何物乎且以下同字可皆更爲冃乎大保受冃降以異冃
秉璋以酢果何解乎天子之瑁乃有異者爲貳乎其悖謬

甚矣

王三宿三祭三祼

說文尸部曰祼灌鬯酒也从尸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
祼

案尚書釋文云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妬徐又音託又
豬夜反說文作祼丁故反莫荅也馬本作祼與說文音義
同正義曰王肅亦以咤爲莫荅鄭元云徐行前曰肅卻行
曰祼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喬樅謂作宅者古文
尚書也觀下文云大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尚作宅字
可證古文本作宅矣馬本作祼者祼之譌字也陸本作咤
者祼之或體也玉篇尸部曰祼丁故丁嫁二切周書曰王

三宿三祭三詫孔安國曰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本或作
吒據玉篇所引云是僞孔本亦作詫字矣然則馬本作
詫者蓋讀古文宅字從今文之詫也別本或作吒字後人
傳寫譌詫爲詫又譌託爲咤耳釋文言馬本作詫音義與
說文同足見馬本原作詫字後人不能辨別詫詫之爲二
形遂誤詫作詫說文所載詫字蓋據今文尚書以詫訓奠
爵酒奠爵必卻行復本位故鄭云卻行曰詫與上文王三
宿宿卽肅也徐前行曰肅相對成誼進爵必前行離本位
既祭乃奠爵必卻行復本位許鄭誼實相成也
上宗曰饗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
拜大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降收

說文曰部曰同爵名也周書曰大保受同嚌故从口史籀亦
以从口
又口部曰嚌嘗也从口齊聲周書曰大保受同祭嚌
案僞孔本尚書作秉璋以酢釋文云酢才各反王嗚盛曰
酢當作醋說文酉部云醋主人進客也或作酬酷客酌主
人也在各切酢噎也倉故切酸酢也素官切今俗醋酢相
亂當據說文正之王說是也釋文又云宅如字馬同徐殆
故反攷說文宀部云宅所託也重文庢云古文宅庢云亦
古文宅詫與詫形近音同古文作詫今文文作詫詫卽宅字
故轉寫者以詫誤作詫也徐音宅殆故反則讀宅同度古
者宅度二字本相通用段玉裁曰宅古音如鐸亦音徒故

切集韵十一暮曰度或作庀宅二十陌曰宅或作度是也
喬樅謂此宅字亦卽上文三𡰥之𡰥古文作𡰥今文作𡰥
蓋太保受同祭酒齊酒之後亦必卻行復本位以同授宗
人而後始拜也宅字得訓爲卻行者蓋與踱字義近玉篇
足部云踱作前作卻也史記司馬相如傳踱踱暢容以
委麗兮注張揖云踱踱疾行互前卻也類篇云踱或从庀
作跩庀卽古文宅字古字多省借庀疑卽跩之省文今文
尚書作𡰥蓋以音同假借爲𡰥字𡰥亦卽古文宅也
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
畢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皆繡黼黻衣黃朱紱
白虎通紱冕篇曰紱者蔽也行以蔽前紱蔽者小有事因以
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紱諸侯赤紱詩云朱紱斯皇室家
君王謂天子也又云赤紱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紱在股皆
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紱亦謂諸侯也別於天子謂之
黃朱黃朱亦赤矣大夫葱衡別於君矣天子大夫赤紱葱衡
士韎韐朱赤者咸盛色也是以聖人塗法之紱以韋爲之者
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
天地人也用爲紱服百王不易也
案今本白虎通字多譌舛不可讀茲據段氏玉裁所訂正
者如此段氏云毛傳於采芑曰朱芾黃朱芾也於斯干曰
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與今文尚書合古文尚書作布
乘黃朱與今文異按漢書韋孟諷諫詩黼衣朱黻此正用

今文尚書黼衣謂畫黼於衣也黼同市亦作韍蔽膝也假借作紼芾茀黻朱黻與詩斯干易困卦訓同李善注文選不誤師古注漢書云畫爲亞文故謂之黻誤矣漢書正文本作黻注本云朱黻爲朱裳畫爲弗文也弗古弗字故因謂之黻又作紱其音同今本舛誤

白虎通姓名篇曰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首謂頭也

賓稱奉玠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皇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說文玉部曰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玠圭

案此今文尚書也古文無玠字段氏玉裁以爲許所引周書爲上文太保奉介圭之句誤涉下文賓稱奉圭而合之也王鳴盛云古文尚書無介字此僞孔氏所刪去也殆以釋器圭尺二寸爲玠攷工記玉人天子之鎮圭尺二寸疑非諸侯所有故刪去介字但嵩高詩錫爾介圭是諸侯亦得有介圭然彼猶是賜與申伯者若韓奕詩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鄭彼注云韓侯以時覲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彼疏云經再言入覲故分爲二韓侯入覲爲行覲禮入覲於王爲行享禮然則此經言享禮之圭無妨有介字也江聲曰介圭卽命圭此經倆奉介圭兼幣

是朝兼享禮故庭實俱設與常禮不同介珪固是命圭不
妨帥中別有享圭也喬樅謂江說以介圭卽命圭其誼是
也韓奕詩明云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言以其介
圭則實爲韓侯之命圭而非享禮中之圭幣矣玠圭雖指
尺二寸者言之然諸侯之命圭亦不妨通稱天子曰鎭圭
公侯伯又有桓信躬之別其稱名固自不同也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維周文武誕受羙若克恤
西土維新陟王畢協賞罰甚定厥功

說苑政理篇曰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
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
繆誅賞繆則美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
誅則惡不懼善不勸惡不懼而能以行化乎天下未嘗聞也
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案此今文尚書也段玉裁曰子政所引今文尚書與古文
尚書同若史記周本紀云畢立賞罰以定其功尚書大傳
曰畢力賞罰以定厥功白虎通諫諍篇云尚書曰必力賞
罰以定厥功此則漢民間所得大誓之文與此文相似而
不可溷爲一王伯厚俛爲漢儒所引異字誤也

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說文攴部曰敷敽也从攴尃聲周書曰用敷遺後人○又曰
敽敷也从攴也聲讀與施同

案經傳敷皆作敷漢碑多從寸作敷段玉裁云五經文字

曰敷說文也敷經典相承隸省也此非隸省乃隸變耳變寸爲万筆勢相同非从方也今俗从方則誤矣又與寸古通用是以下體从又之字隸或从方寡命與康誥寡兄大雅寡妻同訓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維予一人釗報誥

案尚書釋文云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此古文分篇之各不同也僞孔本以王出在應門之內分爲康王之誥正義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告諸侯而使報告異篇失其義也放馬鄭王本皆孔氏古文之舊今本乃僞孔傳妄改孔穎達曲附之無識甚矣江聲曰馬鄭二公皆非輕改舊章者蓋必孔氏古文實是二篇而馬鄭從之也今案敘云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明非踰年卽位而誥諸侯也且必推本成王崩言之明是成王崩未久時事然則尸天子謂主天子之位卽在應門之內之位也言遂誥卽在應門而誥也是則康王之誥卽此王若曰以下云云非別有逸篇也

又案詩周譜正義引鄭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頒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狩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鄭之此注皆依伏生大傳爲說亦用今文家言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則亦有熊
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於上帝皇天用訓厥道
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
顧綏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用
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史記周本紀曰太子釗立是爲康王康王卽位徧諸侯宣告
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甯刑錯四
十餘年不用

漢書谷永傳永災異對曰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
有官守者修其職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
不忘國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案僞孔傳本尚書無作罔今據漢書谷永傳引經及後漢
書荀彧傳彧勸操語皆作無不則知今文尚書本然也

後漢書張酺傳肅宗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
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

案酺本傳言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又從太常
桓榮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數則酺於尚書習歐陽氏之學
也注云東觀記云充與光武同門學攷光武紀言學尚書
於中大夫許子威資用乏絕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
從者僦以給諸公費然則知光武及許子威暨韓生皆習
歐陽尚書矣

又荀彧傳彧勸操曰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注尚

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白虎通爵篇尚書曰王釋冕喪服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
以統事也不曠年無君故逾年乃卽位改元名元年年以紀
事君名其事矣而未發號令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
王統事發號令也
案段玉裁云白虎通引無反字蓋今文尚書也喬樅謂此
不然也白虎通引尚書無反字當是傳寫者脫佚據下文
云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有反字無服字則
知上文誤脫去反字下文又誤脫去服字也
又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羣公謂諸侯及王之三公諸臣
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
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鄭說亦與白虎通合經言王反
喪服而未及羣公故鄭言此以補經所未備也
春秋繁露玉英篇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
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
臣之詞也
案南史沈文阿傳文帝卽位文阿議曰千人無君不敗則
亂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
是以旣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卽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
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文阿此議與白虎通說康王在
喪情事相同康王麻冕受策召公當卽援成王故事蓋三

家今文尚書雖亡而佚文遺說尚有散見於他書所引者故文阿得據以爲言也



長洲彭清緜
新陽汪之昌校



今文尚書經說攷二十八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三十七

肹誓弟九十七

今文尚書二十五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史記魯世家曰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作肹誓○集解曰徐廣云肹一作鮮一作獮駰案尚書作柴○索隱曰尚書作柴誓今尚書大傳作鮮誓鮮誓異義亦變也言於肹地誓衆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卽魯

卿季氏之費邑地名

案困學紀聞云費誓說文作柴史記作肹大傳作鮮喬樅攷鄭君周禮注引書柴誓曰厥乃擭敜乃阱時秋也是鄭以肹誓在於秋時周禮大司馬職言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爾正亦云秋獵爲獮知鄭據今文尚書說以此篇爲因秋獮治兵而誓眾也大傳作鮮誓鮮卽獮之同音假字作肹作獮皆三家之異文據說文解字引周書作柴誓然則古文尚書當是作柴字也段玉裁曰肹鮮獮三字雙聲鮮音一讀如斯獮古音如徙故與肹音近蓋許鄭從古文尚書史記用今文尚書也據裴駰司馬貞則唐初尚書本作柴徧包用貞柴卽魯卿季氏費邑之云改爲費字宋初陳鄂乃又改釋文之柴爲費王氏鳳喈曰柴爲魯東郊地則應在今曲阜而已無攷唐人改爲費攷春秋之初費自爲國後幷於魯爲季氏邑漢爲縣屬東海故城在今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去曲阜且三百里後人疑作誓之地卽在此皆非也王說辨析甚確又顧野王玉篇米部粜惡米之糅卽粜字或是野王所据說文如此後來乃誤爲柴也集韻

鮮誓

獮誓

尚書大傳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

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也秋取嘗何以也習鬬也習鬬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不可空習故於蒐狩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已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也取命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於鄉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注云取禽以嘗祭也澤射宮也之取也於澤揖讓之取也○注云取禽以嘗祭也澤射宮也

先大夫曰此條諸書所引不言何篇盧氏本入之略說無所據觀傳文專釋鮮字爲秋取嘗疑是鮮誓之傳也

又案禮記曾子問注言伯禽封於魯時有戎夷作難雖有三年之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作費誓正義曰周公致



政之後成王卽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鄭於曾子問又引作費誓者此亦天寶時衞包改柴爲費非鄭所引之舊文尚書隸古定本作柴誓正義本亦改爲費是其證也

論衡儒增篇曰成王之時四國篡畔淮夷徐戎並爲患害周禮雍氏注曰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釋文曰劉昌宗本作郑音徐

案郑字當是徐之或體此蓋亦三家尚書之異文也段玉裁曰說文邑部郑郚下邑也魯東有郑城史記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索隱曰說文郑郚之下邑在魯東又郡國志曰魯國薛縣六

國時曰徐州又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於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邠竝音舒玉裁謂經言徐戎謂戎之在邠者在魯東切近擊榛相聞故曰東郊不開也

善敩乃甲胄敩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厲乃鋒刃無敢不善

史記魯世家曰陳爾甲胄無敢不善

說文攴部曰敩撻也从攴枭聲周書曰敩乃甲胄○又曰敩繫連也从攴喬聲周書曰敩乃干讀若矯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敩謂穿徹之敩猶繫也弔至猶善也鄭解敩字訓與許同而敩字之訓則與許異蓋三家說有不同也段玉裁云說文网部曰罢从网米聲或从言作





枭然則敩字古音不讀如了彫切當讀如彌綸之彌鄭注謂穿徹之音義略相協喬樅謂今正義本厲作礪此俗體也古書但作厲字左傳云磨厲以須是也釋元應眾經音義引尚書砆礪弩丹字作砆砆厲古今字之異又說文金部云鏠兵刅也依說文則字當作鏠其鋒字乃鏠之消文耳

今維淫舍牿牛馬敢乃佚無敢傷牿

魯世家曰無敢傷牿○正義曰牿牛馬牢也令臣無傷其牢恐牛馬逸

案說文牛部云牿牛馬牢也从牛告聲周書曰今惟淫舍牿牛馬分韻說文引無淫舍二字江聲曰案淫舍之言大

放也既大放牿牛馬則無牿者矣何又云毋敢傷牿乎上下文不相應有淫舍字非也王鳴盛曰古尚車戰所資牛馬之力比後世行軍爲尤重軍行牛以輓輜重馬以駕兵車軍止宿則放牧以休之又慮走失故牿之分韻說文引無淫舍字誤脫去也喬樅攷書正義引鄭注以牿爲桎梏之梏施梏于牛馬之腳使不得走失攷易蒙初六用說桎梏鄭彼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大畜六四童牛之梏鄭注云梏爲木互體震震爲牛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又鄭志冷剛問易注桎梏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如鄭所說牛牿前足則馬亦可知也蓋說文所引從古文說故以牿爲牛馬牢鄭從今文說故以牿爲牛馬腳也牿字蓋惟古文尚書有此字今文當皆作梏故鄭從今文讀牿爲桎梏之梏耳

尚書大傳曰擭捕獸機檻也

周禮雍氏秋令塞阱杜擭注云阱穿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弩也堅地阱淺則設柞弩於其中書紀善曰敗乃擭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

案尚書釋文云杜本又作敶攷說文支部云敶閉也从支度聲讀若杜攷塞也从支念聲周書曰攷乃阱敶攷二字相連攷下引周書則敶從可知矣古文尚書作杜者此以音同假借用之漢書王陵傳云陵杜門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字本作敶音同是知敶爲今文正字杜

爲古文假借字今則杜字行而廢字廢矣柞㚔賈疏以爲
整杵於中向上㚔㚔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
而出謂之柞㚔國語魯語曰鳥獸成設穽鄂韋昭注云鄂
柞格所以誤獸是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振復之我商賚女乃越逐不復
女則有常刑
魯世家曰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復之○集解曰
鄭元曰風走逸臣妾廝役之屬也○徐廣曰敬一作振
案古文尚書作祗復之段玉裁曰按作振者今文尚書也
殷庚篇震動萬民以遷石經作祗動咎繇暮曰嚴祗敬六
德夏本紀作振敬無逸篇治民祗懼魯世家作震懼內則



記祗見孺子鄭注云祗或作振又曲禮臨諸侯畛於鬼神
注云畛或作祗祗振語之轉喬樅謂今文作振史記以訓
詁代之故云敬復也
無敢寇攘踰牆垣竊馬牛誘臣妾女則有常刑
魯世家曰無敢寇攘踰牆垣○集解曰鄭元曰寇劫取也因
其失亡曰攘
案論語子路篇其父攘羊周氏注云有因而盜曰攘鄭君
謂因其失亡曰攘即有因之謂此亦用今文尚書說也失
佚古通釋詁儀仍因也邢昺疏引費誓曰無敢寇攘鄭注
云因其亡失曰攘儀攘音義同
甲戌我維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女則有大刑魯人三郊

三隧峙乃楨幹甲戌我維築無敢不芸女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隧峙乃蓺菱無敢不多女則有大刑

魯世家曰魯人三郊三隧峙爾蓺菱糗糧楨幹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胥誓遂平徐戎定魯○集解曰王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隧不言四者東郊畨守故言三也○馬融曰楨幹皆築具楨在前幹在兩旁大刑死刑

案此篇蓋太史公檃栝錄之說文食部云餱乾食也从食侯聲周書曰峙乃餱糧據許所引是古文尚書作餱糧也米部又云糗熬米麥也从米臭聲熬米麥亦乾食之類據史記所錄是今文作糗糧也尚書正義引鄭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斯役反則入於罪隸舂藁不殺之據檀弓言齊莊公襲莒杞梁死焉哀公使人弔之其妻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是周之軍法有沒入其妻孥者矣

白虎通誅伐篇曰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尚書曰甲戌我維征徐戎

第四葉陽經文無敢傷偕下
奪偕之傷女則有常刑八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十一終

長洲彭清鯤
元和管禮昌校